

教育部審定

中等學校國文課本

國文讀本

第四冊

宏文圖書社印行



中等學校國文課本

國文讀本

第四冊

宏文圖書社印行

中華民國三年七月初版

(中等學校國文讀本全四冊)  
第四冊定價大洋三角八分



編輯者 甯鄉 劉宗向

參訂者 湘潭 黎錦熙  
甯鄉 劉翰良

發行者 宏文圖書社

印刷者 長沙育嬰街 宏文圖書社

總發行所

宏文圖書社發行所  
長沙長治路長沙縣知事公署對門

分售處 各埠各大書坊

國文讀本第四冊詳目

末學年用

乙集七

尚書左傳國語國策之文

都十首六千三百四十七  
言預計三十小時授畢

五子之歌 夏書 258 2

牧誓 周書 245 2

秦誓 周書 247 2

秦晉韓之戰 左傳 1417 5

魏絳諫伐戎 同上 500 3

子產答晉士文伯 同上 551 3

宋之盟 同上 1527 6

楚子革諷靈王 552 2

公父文伯退朝 國語 471 3

趙太后新用事 國策 579 3

乙集八 周易、爾雅、公羊、穀梁、周禮、禮記之文 二都

十二首六千一百四十言預計三十三小時授畢

繫辭下第二章 周易 367 2

釋親 爾雅 731 3

隱元年春王正月 公羊 201 1

隱二年紀履緌來逆女 同上 163 1

隱七年天王使凡伯來聘 莊十有八年公追戎於濟西 同上

125 1

僖元年齊師宋師曹師次於聶北 同上 177 1

僖四年楚屈完來盟於師 同上 162 1

文二年公子遂如齊納幣 121 1

成十有五年叔孫僑如會晉士燮等會吳於鍾離 昭二十三

年吳敗頓胡沈蔡陳許之師於雞父 同上 188 1

昭三十有一年冬黑弓以濫來奔 509 3

哀十有四年春西狩獲麟 同上 243 2

桓十有四年夏五 莊八年師次於郎 穀梁 181 1

僖元年虞師晉師滅夏陽 同上 357 2

昭三年楚子蔡侯陳侯等伐吳 同上 191 1

定十年公會齊侯於頰谷 同上 221 1

職方氏 周禮夏官 700 3

考工記 周禮冬官 397 2

學記 禮記 1223 4

三年問 同上 412 2

# 乙集九

## 晚周諸子之文

都一十四首 一萬零七百六十言 預計四十五小時授畢

始計篇 孫子 334 2

兼愛 上篇 墨子 555 2

齊桓晉文之事章 孟子 1340 5

有爲神農之言者章 同上 1120 4

離婁之明章 同上 355 2

魚我所欲也章 同上 320 2

孔子在陳章 同上 404 2

正名篇 見侮 荀子 483 3

王制篇 水火 同上 431 2

賦篇 侷詩 同上 200 1

駢拇 莊子外篇 1043 4

馬蹄 同上 560 3



山木 同上 2190 8

說難 韓非子 1425 5

乙集十 秦文 都三首一千七百七十四言預計九小時授畢

先識覽 正名 呂氏春秋 651 3

諫逐客書 李斯 704 3

會稽刻石文 同上 289 2

用筆法 同上 130 1

乙集十一 詩經楚辭之文 都一十首二千七百八十四言預計一十六小時授畢

柏舟 詩邶風 120 1

谷風 同上 194 1

七月 詩豳風 384 3

鴟鴞 同上 91 1

東山 同上 193 1

南山 詩小雅 255 1

正月 同上 379 2

抑 詩大雅 464 3

涉江 屈原九章 362 2

哀郢 同上 433 2

# 乙集十二 古代文附錄

都四首七百九十言預計四小時授畢

攝生養性論 彭祖 648 3

手書召世尊 淨飯王 報波羅奈國金色女書 釋迦佛 142 1

都六十三首二萬八千五百九十五言合計一百三十八小時授

畢平均每小時約授二百七十餘言

如遇時數不足則去題下着點之篇不授

# 國文課本

## 讀本第四冊

### 乙集七

### 尚書左傳國語國策之文

都十首

#### 書經夏書五子之歌

太康尸位。以逸豫滅厥德。黎民咸貳。乃盤遊無度。畋於有洛之表。十旬弗反。有窮后羿。因民弗忍。距於河。厥弟五人。御其母以從。徯於洛之汭。五子咸怨。述大禹之戒。以作歌。其一曰。皇祖有訓。民可近。不可下。民惟邦本。本固邦寧。予視天下。愚夫愚婦。一能勝予。一人三失。怨豈在明。不見是圖。予臨兆民。慄乎若朽索之馭六馬。爲人上者。奈何不敬。其二曰。訓有之。內作色荒。外作禽荒。甘酒嗜音。峻宇雕牆。有一於此。未或不亡。其三曰。惟彼陶唐。有此冀方。今失厥道。亂其紀綱。乃底滅亡。其四曰。明明我祖。萬邦之君。有典有則。貽厥子孫。關石和鈞。

王府則有荒墜厥緒。覆宗絕祀。其五曰。嗚呼曷歸。予懷之悲。萬姓仇予。予將疇依鬱陶乎。予心顏厚。有忸怩。弗愼厥德。雖悔可追。

書經周書牧誓。

時甲子昧爽。王朝至於商郊牧野。乃誓。王左杖黃鉞。右秉白旄。以麾曰。逃矣。西土之人。王曰。嗟我友邦冢君御事司徒司馬司空亞旅師氏千夫長百夫長及庸蜀羌髳微盧彭濮人稱爾戈比爾干立爾矛予其誓。王曰。古人有言曰。牝雞無晨。牝雞之晨。惟家之索。今商王受惟婦言是用。昏棄厥肆祀弗答。昏棄厥遺王父母弟。不迪乃惟四方之多罪逋逃。是崇是長。是信是使。是以爲大夫卿士。俾暴虐於百姓。以姦宄於商邑。今予發。惟恭行天之罰。今日之事。不愆於六步七步。乃止齊焉。夫子勗哉。不愆於四伐五伐六伐七伐。乃止齊焉。勗哉夫子。尙桓桓如虎。如貔。如熊。如羆。於商郊。弗迓克奔。以役西土。勗哉夫

子爾所弗勗其於爾躬有戮

書經周書秦誓

公曰嗟我士聽無譁予誓告汝羣言之首古人有言曰民訖自若是多盤責人斯無難惟受責俾如流是惟艱哉我心之憂日月逾邁若弗云來惟古之謀人則曰未就予忌惟今之謀人姑將以爲親雖則云然尙猷詢茲黃髮則罔所愆番番良士旅力旣愆我尙有之佻佻勇夫射御不違我尙不欲惟截截善諛言俾君子易辭我皇多有之昧昧我思之如有一介臣斷斷猗無他技其心休休焉其如有容人之有技若己有之人之彥聖其心好之不啻如自其口出是能容之以保我子孫黎民亦職有利哉人之有技冒疾以惡之人之彥聖而而違之俾不達是不能容以不能保我子孫黎民亦曰殆哉邦之杌隍曰由一人邦之榮懷亦尙一人之慶

左傳秦晉韓之戰 ○

晉侯之入也。秦穆姬屬賈君焉。且曰：盡納羣公子。晉侯烝於賈君。又不納羣公子。是以穆姬怨之。晉侯許賂中大夫。既而皆背之。賂秦伯以河外列城五。東盡虢。略南及華山。內及解梁城。既而不與。晉饑。秦輸之粟。秦饑。晉閉之糴。故秦伯伐晉。以上秦伐晉之由

卜徒父筮之。吉。涉河。侯車敗。詰之。對曰：乃大吉也。三敗必獲晉君。其卦遇蠱。曰：千乘三去。三去之餘。獲其雄狐。夫狐蠱。必其君也。蠱之貞。風也。其悔山也。歲云秋矣。我落其實。而取其材。所以克也。實落材亡。不敗。何待。以上卜徒父之筮

三敗及韓。晉侯謂慶鄭曰：寇深矣。若之何。對曰：君實深之。可若何。公曰：不孫。卜右慶鄭吉。弗使。步揚御戎。家僕徒爲右。乘小駟。鄭入也。慶鄭曰：古者大事。必乘其產生。其水土而知其人心。安其教訓而服習。

其道唯所納之無不如志。今乘異產以從戎事，及懼而變，將與人易。亂氣狡憤，陰血周作，張脈憤興，外彊中乾，進退不可周旋，不能君必悔之，弗聽。以上慶鄭諫乘小駟

九月，晉侯逆秦師，使韓簡視師。復曰：師少於我，鬪士倍我。公曰：何故？對曰：出因其資，入用其寵，饑食其粟，三施而無報，是以來也。今又擊之，我怠秦奮，倍猶未也。公曰：一夫不可狃，況國乎？遂使請戰。曰：寡人不佞，能合其衆而不能離也。君若不還，無所逃命。秦伯使公孫枝對曰：君之未入，寡人懼之，入而未定列，猶吾憂也。苟列定矣，敢不承命。韓簡退曰：吾幸而得囚。以上韓簡視師

壬戌，戰於韓原。晉戎馬還，濇而止。公號慶鄭。慶鄭曰：復諫違卜，固敗是求，又何逃焉？遂去之。梁由靡御韓簡，虢射爲右，輅秦伯將止之。鄭以救公誤之，遂失秦伯。秦獲晉侯以歸。以上韓原戰事

晉大夫反首拔舍從之。秦伯使辭焉，曰：「二三子何其感也！寡人之從君而西也，亦晉之妖夢是踐，豈敢以至。晉大夫三拜稽首曰：『君履后土而戴皇天，皇天后土實聞君之言。羣臣敢在下風。』穆姬聞晉侯將至，以太子瑩、弘與女簡璧登臺而履薪焉，使以免服衰絰，逆且告曰：『上天降災，使我兩君匪以玉帛相見，而以興戎。若晉君朝，以入則婢子夕以死，夕以入則朝以死。唯君裁之。』乃舍諸靈臺。」以上獲晉侯後情事

大夫請以入，公曰：「獲晉侯以厚歸也。既而喪歸焉，用之。大夫其何有焉？且晉人感憂以重我，天地以要我，不圖晉憂重其怒也。我食吾言，背天地也。重怒難任，背天不祥，必歸晉君。公子繫曰：『不如殺之，無聚慝焉。』子桑曰：『歸之而質其太子，必得大成。』晉未可滅而殺其君，祇以成惡。且史佚有言曰：『無始禍，無怙亂，無重怒，重怒難任。』陵人不祥，乃許晉平。」以上秦君臣謀處晉侯之法



晉侯使卻乞告瑕呂飴甥。且召之。子金教之言曰：「朝國人而以君命賞，且告之曰：『孤雖歸，辱社稷矣。其卜貳圉也。』」衆皆哭。晉於是乎作爰田。呂甥曰：「君亡之不恤，而羣臣是憂，惠之至也。」將若君，何？衆曰：「何爲而可？」對曰：「征繕以輔孺子，諸侯聞之，喪君有君，羣臣輯睦，甲兵益多，好我者勸，惡我者懼，庶有益乎？」衆悅。晉於是乎作州兵。以上晉臣謀歸君之法

初，晉獻公筮嫁伯姬於秦，遇歸妹之睽。史蘇占之曰：「不吉。」其繇曰：「士刳羊，亦無盍也。女承筐，亦無貺也。西鄰責言，不可償也。歸妹之睽，猶無相也。震之離，亦離之震，爲雷爲火，爲嬴敗姬。車說其輶，火焚其旗，不利行師，敗於宗丘。歸妹，睽孤，寇張之弧，姪其從，姑六年，其逋逃歸其國，而棄其家。明年，其死於高梁之虛，及惠公在秦，曰：『先君若從史蘇之占，吾不及此。』」夫韓簡侍曰：「龜象也。筮數也。物生而後有象，象而後有滋，滋而後有數。先君之敗德及可數乎？」史蘇是占，勿從，何益？詩

曰。下民之孽。匪降自天。傅沓背憎。職競由人。

以上惠公韓簡  
追論昔年卜筮

十月。晉陰飴甥會秦伯。盟於王城。秦伯曰。晉國和乎。對曰。不和。小人恥失其君。而悼喪其親。不憚征繕。以立圉也。曰。必報讐。寧事戎狄。君子愛其君。而知其罪。不憚征繕。以待秦命。曰。必報德。有死無二。以此不和。秦伯曰。國謂君何。對曰。小人感謂之不免。君子恕以爲必歸。小人曰。我毒秦。秦豈歸君。君子曰。我知罪矣。秦必歸君。貳而執之。服而舍之。德莫厚焉。刑莫威焉。服者懷德。貳者畏刑。此一役也。秦可以霸。納而。不定。廢而不立。以德爲怨。秦不其然。秦伯曰。是吾心也。改館。晉侯饋七牢焉。

以上呂甥  
秦伯歸君說

蛾析謂慶鄭曰。盍行乎。對曰。陷君於敗。敗而不死。又使失刑。非人臣也。臣而不臣。行將焉入。十一月。晉侯歸。丁丑。殺慶鄭。而後入。是歲。晉又饑。秦伯又饋之粟。曰。吾怨其君。而矜其民。且吾聞唐叔之封也。箕

子曰。其後必大。晉其庸可冀乎。姑樹德焉。以待能者。於是秦始征晉河東。置官司焉。以上晉侯之歸及秦之厚晉

左傳魏絳諫伐戎。

無終子嘉父使孟樂如晉。因魏莊子納虎豹之皮。以請和諸戎。晉侯曰。戎狄無親而貪。不如伐之。魏絳曰。諸侯新服。陳新來和。將觀於我。我德則睦。否則攜貳。勞師於戎。而楚伐陳。必弗能救。是棄陳也。諸華必叛。戎禽獸也。獲戎失華。無乃不可乎。夏訓有之。曰。有窮后羿。公曰。后羿如何。對曰。昔有夏之方衰也。后羿自鉏遷於窮石。因夏民以代夏政。恃其射也。不修民事。而淫於原獸。棄武羅。伯因熊。鬋虺圍。而用寒浞。寒浞伯明氏之讒子弟也。伯明后寒棄之。夷羿收之。信而使之。以爲己相。浞行媚於內。而施賂於外。愚弄其民。而虞羿於田。樹之詐。慝。以取其國家。內外咸服。羿猶不悛。將歸自田。家衆殺而烹之。以食

其子。其子不忍食諸。死於窮門。靡奔有鬲氏。泥因羿室。生澆及豷。恃其讒慝。詐僞而不德於民。使澆用師。滅斟灌及斟尋氏。處澆於過。處豷於戈。靡自有鬲氏。收二國之燼。以滅泥而立少康。少康滅澆於過。后杼滅豷於戈。有窮由是遂亡。失人故也。昔周辛甲之爲大史也。命百官。官箴王闕於虞人之箴曰。芒芒禹跡。畫爲九州。經啓九道。民有寢廟。獸有茂草。各有攸處。德用不擾。在帝夷羿。冒於原獸。亡其國恤。而思其麇牡。武不可重用。不恢於夏家。獸臣司原。敢告僕夫。虞箴如是。可不懲乎。於是晉侯好田。故魏絳及之。公曰。然則莫如和戎乎。對曰。和戎有五利焉。戎狄薦居。貴貨易土。土可賈焉。一也。邊鄙不聳。民狎其野。穡人成功。二也。戎狄事晉。四鄰振動。諸侯威懷。三也。以德綏戎。師徒不勤。甲兵不頓。四也。鑒於后羿。而用德度。遠至邇安。五也。君其圖之。公說。使魏絳盟諸戎。修民事。田以時。

左傳子產答晉士文伯。

子產相鄭伯以如晉。晉侯以我喪故，未之見也。子產使盡壞其館之垣，而納車馬焉。士文伯讓之曰：「敝邑以政刑之不修，寇盜充斥，無若諸侯之屬，辱在寡君者何？是以令吏人完客所館，高其閭閥，厚其牆垣，以無憂客使。今吾子壞之，雖從者能戒，其若異客何？以敝邑之爲盟主，繕完葺牆，以待賓客，若皆毀之，其何以共？令寡君使，匄請命，對曰：「以敝邑褊小，介於大國，誅求無時，是以不敢寧居，悉索敝賦，以來會時事，逢執事之不閒，而未得見，又不獲聞命，未知見時，不敢輸幣，亦不敢暴露，其輸之，則君之府實也，非薦陳之，不敢輸也。其暴露之，則恐燥涇之不時，而朽蠹以重敝邑之罪。僑聞文公之爲盟主也，宮室卑庫，無觀臺榭，以崇大諸侯之館，館如公寢，庫廡繕修，司空以時平易，道路圻人以時塹館宮室，諸侯賓至，甸設庭燎，僕人巡宮，車馬

有所賓從。有代巾車。脂轄。隸人牧圉。各贍其事。百官之屬。各展其物。公不留賓。而亦無廢事。憂樂同之事。則巡之。教其不知。而恤其不足。賓至如歸。無寧菑患。不畏寇盜。而亦不患燥涇。今銅鞮之宮。數里。而諸侯舍於隸人門。不容車。而不可踰越。盜賊公行。而天厲不戒。賓見無時。命不可知。若又勿壞。是無所藏幣。以重罪也。敢請執事。將何所命之。雖君之有魯喪。亦敝邑之憂也。若獲薦幣。修垣而行。君之惠也。敢憚勤勞。文伯復命。趙文子曰。信我實不德。而以隸人之垣。以羸諸侯。是吾罪也。使士文伯謝不敏焉。晉侯見鄭伯。有加禮。厚其宴好。而歸之。乃築諸侯之館。叔向曰。辭之不可以已也。如是。夫子產有辭。諸侯賴之。若之何其釋辭也。詩曰。辭之輯矣。民之協矣。辭之懌矣。民之莫矣。其知之矣。

左傳宋之盟。

宋向戌善於趙文子。又善於令尹子木。欲弭諸侯之兵。以爲名。如晉告趙孟。趙孟謀於諸大夫。韓宣子曰。兵民之殘也。財用之蠹。小國之大蓄也。將或弭之。雖曰不可。必將許之。弗許。楚將許之。以召諸侯。則我失爲盟主矣。晉人許之。如楚。楚亦許之。如齊。齊人難之。陳文子曰。晉楚許之。我焉得已。且人曰。弭兵而我弗許。則固攜吾民矣。將焉用之。齊人許之。告於秦。秦亦許之。皆告於小國。爲會於宋。以上諸侯許向戌弭兵之請

五月甲辰。晉趙武至於宋。丙午。鄭良霄至。六月丁未朔。宋人享趙文子。叔向爲介。司馬置折俎。禮也。仲尼使舉是禮也。以爲多文辭。以上宋享趙孟

戊申。叔孫豹。齊慶封。陳須無。衛石惡至。甲寅。晉荀盈從趙武至。丙辰。邾悼公至。壬戌。楚公子黑肱先至。成言於晉。丁卯。宋向戌如陳。從子木。成言於楚。戊辰。滕成公至。子木謂向戌。請晉楚之從。交相見也。庚午。向戌復於趙孟。趙孟曰。晉楚齊秦匹也。晉之不能於齊。猶楚之不

能於秦也。楚君若能使秦君辱於敝邑，寡君敢不固請於齊。壬申，左師復於子木。子木使駟謁諸王。王曰：釋齊秦，他國請相見也。秋七月戊寅，左師至，是夜也。趙孟及子皙盟以齊言。庚辰，子木至自陳。陳孔奐、蔡公孫歸生至。曹許之大夫皆至，以藩爲軍。晉楚各處其偏。以上諸侯皆至伯夙謂趙孟曰：楚氛甚惡，懼難。趙孟曰：吾左還入於宋，若我何？辛巳，將盟於宋西門之外。楚人衷甲。伯州犁曰：合諸侯之師以爲不信，無乃不可乎？夫諸侯望信於楚，是以來服。若不信，是棄其所以服諸侯也。固請釋甲。子木曰：晉楚無信久矣，事利而已。苟得志焉，焉用有信？太宰退告人曰：令尹將死矣，不及三年，求逞志而棄信，志將逞乎？志以發言，言以出信，信以立志，參以定之，信亡，何以及三？趙孟患楚衷甲，以告叔向。叔向曰：何害也？匹夫一爲不信，猶不可，單弊其死。若合諸侯之卿以爲不信，必不捷矣。食言者不病，非子之患也。夫以信召



人而以僭濟之。必莫之與也。安能害我。且吾因宋以守病。則夫能致死。與宋致死。雖倍楚可也。子何懼焉。又不及是。曰。弭兵以召諸侯。而稱兵以害我。吾庸多矣。非所患也。以上楚人衷甲

季武子使謂叔孫以公命曰。視邾滕。既而齊人請邾。宋人請滕。皆不與盟。叔孫曰。邾滕人之私也。我列國也。何故視之。宋衛吾匹也。乃盟。故不書其族。言違命也。以上魯視宋衛

晉楚爭先。晉人曰。晉固爲諸侯盟主。未有先晉者也。楚人曰。子言晉楚匹也。若晉常先。是楚弱也。且晉楚狎主諸侯之盟也久矣。豈專在晉。叔向謂趙孟曰。諸侯歸晉之德。只非歸其尸盟也。子務德。無爭先。且諸侯盟。小國固必有尸盟者。楚爲晉細。不亦可乎。乃先楚人書先晉。晉有信也。以上晉楚爭先

壬午。宋公兼享晉楚之大夫。趙孟爲客。子木與之言。弗能對。使叔向

侍言焉。子木不能對也。乙酉，宋公及諸侯之大夫盟於蒙門之外。子木問於趙孟曰：「范武子之德何如？」對曰：「夫子之家事治，言於晉國無隱情，其祝史陳信於鬼神，無愧辭。」子木歸，以語王。王曰：「尚矣哉！能歆神人，宜其光輔五君以爲盟主也。」子木又語王曰：「宜晉之伯也。有叔向以佐其卿，楚無以當之，不可與爭。晉苟盈，遂如楚，泄盟。」以上重盟鄭伯享趙孟於垂隴。子展伯有子西子產，子太叔二子石從。趙孟曰：「七子從君以寵武也，請皆賦以卒君貺。」武亦以觀七子之志。子展賦「草蟲」。趙孟曰：「善哉！民之主也。抑武也，不足以當之。」伯有賦「鶉之賁賁」。趙孟曰：「牀第之言，不踰闕，況在野乎？非使人之所得聞也。」子西賦「黍苗」之四章。趙孟曰：「寡君在武，何能焉？」子產賦「隰桑」。趙孟曰：「武請受其卒章。」子太叔賦「野有蔓草」。趙孟曰：「吾子之惠也。」印段賦「蟋蟀」。趙孟曰：「善哉！保家之主也。吾有望矣。」公孫段賦「桑扈」。趙孟曰：「匪交匪敖，福將

焉往。若保是言也。欲辭福祿得乎。卒享。文子告叔向曰。伯有將爲戮矣。詩以言志。志誣其上。而公怨之。以爲賓榮其能久乎。幸而後亡。叔向曰。然已侈。所謂不及五稔者。夫子之謂矣。文子曰。其餘皆數世之主也。子展其後亡者。也在上不忘降。印氏其次也。樂而不荒。樂以安民。不淫以使之。後亡不亦可乎。

以上鄭伯享趙孟鄭大夫賦詩

宋左師請賞曰。請免死之邑六十。以示子罕。子罕曰。凡諸侯小國。晉楚所以兵威之。畏而後上下慈和。慈和而後能安靖其國家。以事大國所以存也。無威則驕。驕則亂生。亂生必滅。所以亡也。天生五材。民並用之。廢一不可。誰能去兵。兵之設久矣。所以威不軌而昭文德也。聖人以興。亂人以廢。廢興存亡。昏明之術。皆兵之由也。而子求去之不亦誣乎。以誣道蔽諸侯。罪莫大焉。縱無大討。而又求賞。無厭之甚也。削而投之。左師辭邑。向氏欲攻司城。左師曰。我將亡。夫

子存我。德莫大焉。又可攻乎。君子曰。彼己之子。邦之司直。樂喜之謂乎。何以恤我。我其收之。向戌之謂乎。以上向戌不賞

左傳楚子革諷靈王

楚子狩於州來。次於潁尾。使蕩侯、潘子、司馬督、囂尹、午、陵尹喜帥師圍徐。以懼吳。楚子次於乾谿。以爲之援。雨雪。王皮冠。秦復陶。羣被豹舄。執鞭。以出。僕析父從。右尹子革夕。王見之。去冠被舍鞭。與之語曰。昔我先王熊繹。與呂伋、王孫牟、燮父、禽父。並事康王。四國皆有分。我獨無有。今吾使人於周。求鼎以爲分。王其與我乎。對曰。與君王哉。昔我先王熊繹。辟在荊山。篳路藍縷。以處草莽。跋涉山林。以事天子。唯是桃弧棘矢。以共禦王事。齊王舅也。晉及魯衛。王母弟也。楚是以無分。而彼皆有。今周與四國服事君王。將唯命是從。豈其愛鼎。王曰。昔我皇祖伯父昆吾。舊許是宅。今鄭人貪賴其田。而不我與。我若求之。

其與我乎。對曰：與。君王哉。周不愛鼎，鄭敢愛田。王曰：昔諸侯遠我而畏晉，今我大城陳，蔡不羨賦，皆千乘，子與有勞焉。諸侯其畏我乎？對曰：畏。君王哉。是四國者，專足畏也。又加之以楚，敢不畏君王哉？工尹路請曰：君王命剝圭以爲鉞，秘敢請命王入視之。析父謂子革：吾子，楚國之望也。今與王言如響，國其若之？何？子革曰：摩厲以須，王出，吾刃將斬矣。王出，復語右史倚相趨過。王曰：是良史也。子善視之。是能讀三墳五典八索九丘。對曰：臣嘗問焉。昔穆王欲肆其心，周行天下，將皆必有車轍馬跡焉。祭公謀父作祈招之詩以止王心。王是以獲沒於祗宮。臣問其詩而不知也。若問遠焉，其焉能知之？王曰：子能乎？對曰：能。其詩曰：祈招之愔愔，式昭德音。思我王度，式如玉，式如金。形民之力，而無醉飽之心。王揖而入，饋不食，寢不寐，數日不能自克。以及於難。仲尼曰：古也有志，克己復禮，仁也。信善哉。楚靈王若能如是。

豈其辱於乾谿。

國語公父文伯退朝。

公父文伯退朝朝其母其母方績文伯曰以歌之家而主猶績懼于季孫之怨也其以歌爲不能事主乎其母歎曰魯其亡乎使童子備官而未之聞耶居吾語女昔聖王之處民也擇瘠土而處之勞其民而用之故長王天下夫民勞則思思則善心生逸則淫淫則忘善忘善則惡心生沃土之民不材淫也瘠土之民莫不嚮義勞也是故天子大采朝日與三公九卿祖識地德日中考政與百官之政事師尹維旅牧相宣序民事少采夕月與大史司載糾虔天刑日入監九御使潔奉禘郊之粢盛而後即安諸侯朝修天子之業命書考其國職夕省其典刑夜儆百工使無愒淫而後即安卿大夫朝考其職書講其庶政夕序其業夜庀其家事而後即安士朝受業晝而講貫夕而

習復夜而計過無憾而後即安自庶人以下明而動晦而休無日以  
怠王后親織玄統公侯之夫人加之以絃綖卿之內子爲大帶命婦  
成祭服列士之妻加之以朝服自庶士以下皆衣其夫社而賦事蒸  
而獻功男女效績愆則有辟古之制也君子勞心小人勞力先王之  
訓也自上以下誰敢淫心舍力今我寡也爾又在下位朝夕處事猶  
恐忘先人之業況有怠惰其何以避辟吾冀而朝夕修我曰必無廢  
先人爾今日胡不自安以是承君之官余懼穆伯之絕嗣也仲尼聞  
之曰弟子志之季氏之婦不淫矣。

國策趙太后新用事。

趙太后新用事秦急攻之趙氏求救於齊齊曰必以長安君爲質兵  
乃出太后不肯大臣強諫太后明謂左右有復言令長安君爲質者  
老婦必唾其面左師觸讐願見太后太后盛氣而揖之入而徐趨至

而自謝曰。老臣病足。曾不能疾走。不得見久矣。竊自恕而恐。太后玉體之有所郤也。故願望見太后。太后曰。老婦恃輦而行。日飲。食得無衰乎。曰。恃粥耳。曰。老臣今者殊不欲食。乃自強步。日三四里。少益。耆食和於身也。太后曰。老婦不能。太后之色少解。左師公曰。老臣賤息舒祺。最少不肖。而臣衰竊愛憐之。願令得補黑衣之數。以衛王宮。昧死以聞。太后曰。敬諾。年幾何矣。對曰。十五歲矣。雖少。願及未填溝壑而託之。太后曰。丈夫亦愛憐其少子乎。對曰。甚於婦人。太后笑曰。婦人異甚。對曰。老臣竊以爲媼之愛燕后。賢於長安君。曰。君過矣。不若長安君之甚。左師公曰。父母之愛子。則爲之計深遠。媼之送燕后也。持其踵而泣之。甚悲。念其遠也。亦哀之矣。已行。非弗思也。祭祀必祝之。祝曰。必勿使反。豈非計久長。有子孫相繼爲王也哉。太后曰。然。左師公曰。今三世以前。至於趙之爲趙。趙主之子孫侯者。其繼有在。



者乎。曰：無有。曰：微獨趙諸侯有在者乎。曰：老婦不聞也。此其近者禍及身遠者及其子孫。豈人主之子孫則必不善哉。位尊而無功，奉厚而無勞，而挾重器多也。今媼尊長安君之位，而封之以膏腴之地，多予之重器，而不及今令有功於國。一旦山林崩，長安君何以自託於趙。老臣以媼爲長安君計短也，故以爲其愛不若燕后。太后曰：諾。恣君之所使之。於是爲長安君約車百乘，質於齊。齊兵乃出。子義聞之，曰：人主之子也，骨肉之親也，猶不能恃無功之尊，無勞之奉，而守金玉之重也，而況人臣乎。

## 乙集七終

國文課本

讀本第四册

乙集七

二十四

國文課本

讀本第四冊

乙集八

周易爾雅公羊穀梁周禮禮記之

文

都二十二首

周易繫辭下傳第二章

古者包犧氏之王天下也。仰則觀象於天。俯則觀法於地。觀鳥獸之文。與地之宜。近取諸身。遠取諸物。於是始作八卦。以通神明之德。以類萬物之情。作結繩而爲罔罟。以佃以漁。蓋取諸離。包犧氏沒。神農氏作。斲木爲耜。揉木爲耒。耜耨之利。以教天下。蓋取諸益。日中爲市。致天下之民。聚天下之貨。交易而退。各得其所。蓋取諸噬嗑。神農沒。黃帝堯舜氏作。通其變。使民不倦。神而化之。使民宜之。易窮則變。變則通。通则久。是以自天祐之。吉无不利。黃帝堯舜垂衣裳而天下治。

蓋取諸乾坤。剡木爲舟。剡木爲楫。舟楫之利以濟不通。蓋取諸渙。服牛乘馬。引重致遠。以利天下。蓋取諸隨。重門擊柝。以待暴客。蓋取諸豫。斷木爲杵。掘地爲臼。杵臼之利萬民以濟。蓋取諸小過。弦木爲弧。剡木爲矢。弧矢之利以威天下。蓋取諸睽。上古穴居而野處。後世聖人易之以宮室。上棟下宇。以待風雨。蓋取諸大壯。古之葬者。厚衣之以薪。葬之中野。不封不樹。喪期無數。後世聖人易之以棺槨。蓋取諸大過。上古結繩而治。後世聖人易之以書契。百官以治。萬民以察。蓋取諸夬。

爾雅釋親

父爲考。母爲妣。父之考爲王父。父之妣爲王母。王父之考爲曾祖王父。王父之妣爲曾祖王母。曾祖王父之考爲高祖王父。曾祖王父之妣爲高祖王母。父之世父。叔父爲從祖。祖父。父之世母。叔母爲從祖。

祖母。父之舅弟。先生爲世父。後生爲叔父。男子先生爲兄。後生爲弟。男子謂女子先生爲姊。後生爲妹。父之姊妹爲姑。父之從父舅弟爲從祖父。父之從祖舅弟爲族父。族父之子相謂爲族舅弟。族舅弟之子相謂爲親同姓。兄之子弟之子相謂爲從父舅弟。子之子爲孫。孫之子爲曾孫。曾孫之子爲玄孫。玄孫之子爲來孫。來孫之子爲舅孫。舅孫之子爲仍孫。仍孫之子爲雲孫。王父之姊妹爲王姑。曾祖王父之姊妹爲曾祖王姑。高祖王父之姊妹爲高祖王姑。父之從父姊妹爲從祖姑。父之從祖姊妹爲族祖姑。父之從父舅弟之母爲從祖王母。父之兄妻爲世母。父之弟妻爲叔母。父之從父舅弟之妻爲從祖母。父之從祖舅弟之妻爲族祖母。父之從祖祖父爲族曾王父。父之從祖祖母爲族曾王母。父之妾爲庶母。祖王父也。舅兄也。宗族。

母之考爲外王父。母之妣爲外王母。母之王考爲外曾王父。母之王妣爲外曾王母。母之舅弟爲舅。母之從父舅弟爲從舅。母之姊妹爲從母。從母之男子爲從母舅弟。其女子子爲從母姊妹。母黨。

妻之父爲外舅。妻之母爲外姑。姑之子爲甥。舅之子爲甥。妻之舅弟爲甥。姊妹之夫爲甥。妻之姊妹同出爲姨。女子謂姊妹之夫爲私。男子謂姊妹之子爲出。女子謂舅弟之子爲姪。謂出之子爲離孫。謂姪之子爲歸孫。女子子之子爲外孫。女子同出謂先生爲妯。後生爲娣。女子謂兄之妻爲嫂。弟之妻爲婦。長婦謂稚婦爲娣婦。娣婦謂長婦爲妯婦。妻黨。

婦稱夫之父曰舅。稱夫之母曰姑。姑舅在則曰君舅。君姑沒則曰先舅。先姑謂夫之庶母爲少姑。夫之兄爲兄公。夫之弟爲叔。夫之姊爲女公。夫之女弟爲女妹。子之妻爲婦。長婦爲嫡婦。衆婦爲庶婦。女子

子之夫爲壻。壻之父爲姻。婦之父爲婚。父之黨爲宗族。母與妻之黨爲兄弟。婦之父母。壻之父母。相謂爲婚姻。兩壻相謂爲亞。婦之黨爲婚。兄弟。壻之黨爲姻。兄弟。嬪婦也。謂我舅者。吾謂之甥也。婚姻。

春秋公羊隱公元年春王正月。

元年春王正月。元年者何。君之始年也。春者何。歲之始也。王者孰謂。謂文王也。曷爲先言王而後言正月。王正月也。何言乎王正月。大一統也。公何以不言即位。成公意也。何成乎公之意。公將平國而反之。桓曷爲反之。桓桓幼而貴。隱長而卑。其爲尊卑也。微國人莫知。隱長又賢。諸大夫叛隱而立之。隱於是焉。而辭立則未知。桓之將必得立也。且如桓立則恐。諸大夫之不能相幼君也。故凡隱之立爲桓立也。隱長又賢。何以不宜立。立適以長不以賢。立子以貴不以長。桓何以貴。母貴也。母貴則子何以貴。子以母貴。母以子貴。

公羊隱公二年九月紀履緌來逆女

九月紀履緌來逆女。紀履緌者何。紀大夫也。何以不稱使。婚禮不稱主人。然則曷稱。稱諸父兄師友。宋公使公孫壽來納幣。則其稱主人何。辭窮也。辭窮者何。無母也。然則紀有母乎。曰有。有則何以不稱母。母不通也。外逆女不書。此何以書。譏何。譏爾。譏始不親迎也。始不親迎。昉於此乎。前此矣。前此則曷爲始乎。此託始焉。爾曷爲託始焉。爾春秋之始也。女曷爲或稱女。或稱婦。或稱夫人。女在其國稱女。在塗稱婦。入國稱夫人。

公羊隱公七年冬天王使凡伯來聘

冬天王使凡伯來聘。戎伐凡伯於楚丘以歸。凡伯者何。天子之大夫也。此聘也。其言伐之何。執之也。執之則其言伐之何。大之也。曷爲大之。不與夷狄之執中國也。其地何。大之也。



莊公十有八年夏公追戎於濟西。

夏公追戎於濟西。此未有言伐者。其言追何大。其爲中國追也。此未有伐中國者。則其言爲中國追何大。其未至而豫禦之也。其言於濟西何大之也。

僖公元年齊師宋師曹師次於聶北救邢。

齊師宋師曹師次於聶北救邢。救不言次。此其言次何不及事也。不及事者何。邢已亡矣。孰亡之。蓋狄滅之。曷爲不言狄滅之。爲桓公諱也。曷爲爲桓公諱。上無天子。下無方伯。天下諸侯有相滅亡者。桓公不能救。則桓公恥之。曷爲先言次。而後言救。君也。君則其稱師何。不與諸侯專封也。曷爲不與。實與而文不與。文曷爲不與。諸侯之義不得專封也。諸侯之義不得專封。則其曰實與之何。上無天子。下無方伯。天下諸侯有相滅亡者。力能救之。則救之可也。

僖公四年楚屈完來盟於師

楚屈完來盟於師。盟於召陵。屈完者何。楚大夫也。何以不稱使。尊屈完也。曷爲尊屈完。以當桓公也。其言盟於師。盟於召陵。何。師在召陵也。師在召陵。則曷爲再言盟。喜服楚也。何言乎喜服楚。楚有王者。則後服無王者。則先叛。夷狄也。而亟病中國。南夷與北狄交。中國不絕。若綫。桓公救中國而攘夷狄。卒帖荆。以此爲王者之事也。其言來何。與桓爲王也。前此者有事矣。後此者有事矣。則曷爲獨於此焉。與桓公爲主序續也。

文公二年公子遂如齊納幣

公子遂如齊納幣。納幣不書。此何以書。譏何。譏爾。譏喪娶也。娶在三年之外。則何譏乎喪娶。三年之內。不圖婚。吉禘於莊公。譏然。則曷爲不於祭焉。譏三年之恩疾矣。非虛加之也。以人心爲皆有之。以人心

爲皆有之。則曷爲獨於娶焉。譏娶者大吉也。非常吉也。其爲吉者。主於已以爲有人心焉者。則宜於此焉。變矣。

成公十有五年冬十有一月。叔孫僑如會晉士燮齊高無咎宋華元衛孫林父鄭公子鮪邾婁人會吳於鍾離。曷爲殊會吳外吳也。曷爲外也。春秋內其國而外諸夏。內諸夏而外夷狄。王者欲一乎天下。曷爲以外內之辭言之。言自近者始也。

昭公二十三年戊辰吳敗頓胡沈蔡陳許之師於雞父。

戊辰吳敗頓胡沈蔡陳許之師於雞父。胡子髡沈子楹滅獲陳夏馮。此偏戰也。曷爲以詐戰之辭言之。不與夷狄之主中國也。然則曷爲不使中國主之。中國亦新夷狄也。其言滅獲何。別君臣也。君死於位曰滅。生得曰獲。大夫生死皆曰獲。不與夷狄之主中國。則其言獲陳。

夏馮何吳少進也。

昭公三十有一年冬黑弓以濫來奔。

冬黑弓以濫來奔。文何以無邾婁。通濫也。曷爲通濫。賢者子孫宜有地也。賢者孰謂。謂叔術也。何賢乎叔術。讓國也。其讓國奈何。當邾婁顏之時。邾婁女有爲魯夫人者。則未知其爲武公。與懿公。與孝公。幼顏淫九公子於宮中。因以納賊。則未知其爲魯公子。與邾婁公子。與臧氏之母。養公者也。君幼則宜有養者。大夫之妾。士之妻。則未知臧氏之母者。曷爲者也。養公者必以其子入養。臧氏之母聞有賊。以其子易公。抱公以逃。賊至。湊公寢而弑之。臣有鮑廣。父與梁買子者。聞有賊。趨而至。臧氏之母曰。公不死也。在是。吾以吾子易公矣。於是負孝公之周。訴天子。天子爲之誅顏而立叔術。反孝公於魯。顏夫人者。姬盈女也。國色也。其言曰。有能爲我殺殺顏者。吾爲其妻。叔術爲之。

殺殺顏者。而以爲妻。有子焉。謂之盱。夏父者。其所爲有於顏者也。盱幼而皆愛之。食必坐。二子於其側而食之。有珍怪之食。盱必先取足焉。夏父曰。以來人未足。而盱有餘。叔術覺焉。曰。嘻。此誠爾國也。夫起而致國於夏父。夏父受而中分之。叔術曰。不可。三分之。叔術曰。不可。四分之。叔術曰。不可。五分之。然後受之。公扈子者。邾婁之父兄也。習乎邾婁之故。其言曰。惡有言人之國賢若此者乎。誅顏之時。天子死。叔術起而致國於夏父。當此之時。邾婁人常被兵於周。曰。何故死。吾天子通濫。則文何以無邾婁。天下未有濫也。天下未有濫。則其言以濫來奔。何叔術者。賢大夫也。絕之則爲叔術不欲絕。不絕則世大夫也。大夫之義不得世。故於是而通之也。

哀公十有四年春。西狩獲麟。

十有四年春。西狩獲麟。何以書記異也。何異爾。非中國之獸也。然則

孰狩之。薪采者也。薪采者則微者也。曷爲以狩言之。大之也。曷爲大之。爲獲麟大之也。曷爲爲獲麟大之。麟者仁獸也。有王者則至。無王者則不至。有以告者曰。有麋而角者。孔子曰。孰爲來哉。孰爲來哉。反袂拭面。涕沾袍。顏淵死。子曰。噫。天喪予。子路死。子曰。噫。天祝予。西狩獲麟。孔子曰。吾道窮矣。春秋何以始乎隱。祖之所逮聞也。所見異辭。所聞異辭。所傳聞異辭。何以終乎哀十四年。曰備矣。君子曷爲爲春秋。撥亂世。反諸正。莫近諸。春秋則未知其爲是與。其諸君子樂道堯舜之道與。未不亦樂乎堯舜之知君子也。制春秋之義以俟後聖。以君子之爲亦有樂乎此也。

春秋穀梁桓公十有四年夏五 ●

夏五。鄭伯使其弟禦來盟。諸侯之尊。弟兄不得以屬通。其弟云者。以其來。我舉其貴者也。來盟前定也。不日。前定之盟不日。孔子曰。聽遠。

音者聞其疾而不聞其舒望遠者察其貌而不察其形立乎定哀以指隱桓隱桓之日遠矣夏五傳疑也

莊公八年春王正月師次於郎以俟陳人蔡人●

八年春王正月師次於郎以俟陳人蔡人次止也俟待也甲午治兵出曰治兵習戰也入曰振旅習戰也治兵而陳蔡不至矣兵事以嚴終故曰善陳者不戰此之謂也善爲國者不師善師者不陳善陳者不戰善戰者不死善死者不亡

僖公元年虞師晉師滅夏陽

虞師晉師滅夏陽非國而曰滅重夏陽也虞無師其曰師何也以其先晉不可以不言師也其先晉何也爲主乎滅夏陽也夏陽者虞虢之塞邑也滅夏陽而虞虢舉矣虞之爲主乎滅夏陽何也晉獻公欲伐虢荀息曰君何不以屈產之乘垂棘之璧而借道乎虞也公曰此

晉國之寶也。如受吾幣而不借吾道，則如之何？荀息曰：此小國之所  
以事大國也。彼不借吾道，必不敢受吾幣。如受吾幣而借吾道，則是  
我取之中府而藏之外府，取之中廐而置之外廐也。公曰：宮之奇存  
焉，必不使受之也。荀息曰：宮之奇之爲人也，達心而懦，又少長於君。  
達心則其言畧，懦則不能強諫，少長於君則君輕之，且夫玩好在耳。  
目之前而患在一國之後，此中知以上乃能慮之。臣料虞君中知以  
下也。公遂借道而伐虢。宮之奇諫曰：晉國之使者，其辭卑而幣重，必  
不便於虞。虞公弗聽，遂受其幣而借之道。宮之奇諫曰：語曰：唇亡則  
齒寒，其斯之謂與？挈其妻子以奔曹。獻公亡虢五年而後舉虞。荀息  
牽馬操璧而前曰：璧則猶是也，而馬齒加長矣。

昭公三年秋七月，楚子蔡侯、陳侯、許男、頓子、胡子、沈子、淮夷伐吳。○  
秋七月，楚子蔡侯、陳侯、許男、頓子、胡子、沈子、淮夷伐吳，執齊慶封，殺



之。此入而殺。其不言入。何也。慶封封乎吳鍾離。其不言伐鍾離。何也。不與吳封也。慶封其以齊氏。何也。爲齊討也。靈王使人以慶封令於軍中曰。有若齊慶封弑其君者乎。慶封曰。子一息。我亦且一言。曰。有若楚公子圍弑其兄之子而代之。爲君者乎。軍人粲然皆笑。慶封弑其君而不以弑君之罪。罪之者。慶封不爲靈王服也。不與楚討也。春秋之義。用貴治賤。用賢治不肖。不以亂治亂也。孔子曰。懷惡而討。雖死不服。其斯之謂與。

定公十年夏公會齊侯於頰谷。

夏公會齊侯於頰谷。公至自頰谷。離會不致。何爲致也。危之也。危之則以地致。何也。爲危之也。其危奈何。曰。頰谷之會。孔子相焉。兩君就壇。兩相相揖。齊人鼓噪而起。欲以執魯君。孔子歷階而上。不盡一等。而視歸乎齊侯。曰。兩君合好。夷狄之民何爲來。爲命司馬止之。齊侯

逡巡而謝曰。寡人之過也。退而屬其二三大夫曰。夫人率其君與之。行古人之道。二三子獨率我而入夷狄之俗。何爲罷會。齊人使優施舞於魯君之幕下。孔子曰。笑君者罪當死。使司馬行法焉。首足異門而出。齊人來歸。鄆。謹。龜。陰之田者。蓋爲此也。因是以見。雖有文事。必有武備。孔子於頰谷之會見之矣。

周禮夏官職方氏 ●

職方氏掌天下之圖。以掌天下之地。辨其邦國。都鄙。四夷。八蠻。七閩。九貉。五戎。六狄之人民。與其財用。九穀。六畜之數。要周知其利害。乃辨九州之國。使同貫利。東南曰揚州。其山鎮曰會稽。其澤藪曰具區。其川三江。其浸五湖。其利金錫竹箭。其民二男五女。其畜宜鳥獸。其穀宜稻。正南曰荊州。其山鎮曰衡山。其澤藪曰雲夢。其川江漢。其浸潁。澨。其利丹銀齒革。其民一男二女。其畜宜鳥獸。其穀宜稻。河南曰

豫州其山鎮曰華山其澤藪曰圃田其川熒雒其浸波滎其利林漆  
絲枲其民二男三女其畜宜六擾其穀宜五種正東曰青州其山鎮  
曰沂山其澤藪曰望諸其川淮泗其浸沂沭其利蒲魚其民二男二  
女其畜宜雞狗其穀宜稻麥河東曰兗州其山鎮曰岱山其澤藪曰  
大野其川河沛其浸廬維其利蒲魚其民二男三女其畜宜六擾其  
穀宜四種正西曰雍州其山鎮曰嶽山其澤藪曰弦蒲其川涇汭其  
浸渭洛其利玉石其民三男二女其畜宜牛馬其穀宜黍稷東北曰  
幽州其山鎮曰醫無閭其澤藪曰綏養其川河沛其浸菑時其利魚  
鹽其民一男三女其畜宜四擾其穀宜三種河內曰冀州其山鎮曰  
霍山其澤藪曰楊紆其川漳其浸汾潞其利松柏其民五男三女其  
畜宜牛羊其穀宜黍稷正北曰并州其山鎮曰恆山其澤藪曰昭餘  
祈其川序池嘔夷其浸涑易其利布帛其民二男三女其畜宜五擾

其穀宜五種。乃辨九服之邦。國方千里曰王畿。其外方五百里曰侯服。又其外方五百里曰甸服。又其外方五百里曰男服。又其外方五百里曰采服。又其外方五百里曰衛服。又其外方五百里曰蠻服。又其外方五百里曰夷服。又其外方五百里曰鎮服。又其外方五百里曰藩服。凡邦國千里封公。以方五百里。則四公。方四百里。則六侯。方三百里。則七伯。方二百里。則二十五子。方百里。則百男。以周知天下。凡邦國大小相維。王設其牧。制其職。各以其所能。制其貢。各以其所有。王將巡狩。則戒於四方。曰各修平。乃守攷。乃職事。無敢不敬。戒國有大刑。及王之所行。先道帥其屬而巡戒令。王殷國亦如之。

周禮冬官攷工記

國有六職。百工與居一焉。或坐而論道。或作而行之。或審曲面執。以飭五材。以辨民器。或稱四方之珍異以資之。或飭力以長地財。或治

絲麻以成之。坐而論道謂之王公。作而行之謂之士大夫。審曲面勢以飭五材以辨民器謂之百工。通四方之珍異以資之謂之商旅。飭力以長地財謂之農夫。治絲麻以成之謂之婦功。

粵無鑄。燕無函。秦無廬。胡無弓車。粵之無鑄也。非無鑄也。夫人而能爲鑄也。燕之無函也。非無函也。夫人而能爲函也。秦之無廬也。非無廬也。夫人而能爲廬也。胡之無弓車也。非無弓車也。夫人而能爲弓車也。

知者創物。巧者述之。守之世。謂之工。百工之事皆聖人之作也。爍金以爲刃。凝土以爲器。作車以行。陸作舟以行。水此皆聖人之所作也。天有時。地有氣。材有美。工有巧。合此四者然後可以爲良材。美。工。巧。然而不良。則不時。不得地氣也。橘踰淮而北爲枳。鸚鵡不踰濟。貉踰汶則死。此地氣然也。鄭之刀。宋之斤。魯之削。吳粵之劍。遷乎其地而

弗能爲良。地氣然也。燕之角。荆之幹。妸胡之筴。吳粵之金。錫此材之美者也。天有時以生。有時以殺。草木有時以生。有時以死。石有時以泐。水有時以凝。有時以澤。此天時也。

禮記學記

發慮憲。求善良。足以諉聞。不足以動衆。就賢體遠。足以動衆。未足以化民。君子如欲化民成俗。其必由學乎。玉不琢不成器。人不學不知道。是故古之王者。建國君民。教學爲先。兌命曰。念終始典於學。其此之謂乎。雖有嘉肴。弗食。不知其旨也。雖有至道。弗學。不知其善也。是故學然後知不足。教然後知困。知不足然後能自反也。知困然後能自強也。故曰。教學相長也。兌命曰。學學半。其此之謂乎。

古之教者。家有塾。黨有庠。術有序。國有學。比年入學。中年考校。一年視離經辨志。三年視敬業樂羣。五年視博習親師。七年視論學取友。

謂之小成。九年知類通達，強立而不反，謂之大成。夫然後化民易俗，近者說服，而遠者懷之。此大學之道也。記曰：蛾子時術之，其此之謂乎。

大學始教，皮弁祭菜，示敬道也。宵雅肄三，官其始也。入學鼓篋，孫其業也。夏楚二物，收其威也。未卜禘不視學，游其志也。時觀而弗語，存其心也。幼者聽而弗問，學不躐等也。此七者，教之大倫也。記曰：凡學官先事，士先志，其此之謂乎。大學之教也。時教必有正業，退息必有居學。不學操縵，不能安弦。不學博依，不能安詩。不學雜服，不能安禮。不興其藝，不能樂學。故君子之於學也，藏焉，修焉，息焉，遊焉。夫然故安其學而親其師，樂其友而信其道。是以雖離師輔而不反也。兌命曰：敬孫務時敏，厥修乃來。其此之謂乎。今之教者，呻其佔畢，多其說，言及於數，進而不顧其安，使人不由其誠，教人不盡其材，其施之也。

悖其求之也。佛夫然故隱其學而疾其師。苦其難而不知其益也。雖終其業。其去之必速。教之不刑。其此之由乎。

大學之法。禁於未發之謂豫。當其可之謂時。不陵節而施之謂孫。相觀而善之謂摩。此四者。教之所由興也。發然後禁。則扞格而不勝。時過然後學。則勤苦而難成。雜施而不孫。則壞亂而不修。獨學而無友。則孤陋而寡聞。燕朋逆其師。燕辟廢其學。此六者。教之所由廢也。君子既知教之所由興。又知教之所由廢。然後可以爲人師也。故君子之教喻也。道而弗牽。強而弗抑。開而弗達。道而弗牽。則和。強而弗抑。則易。開而弗達。則思。和易以思。可謂善喻矣。學者有四失。教者必知之人之學也。或失則多。或失則寡。或失則易。或失則止。此四者。心之莫同也。知其心。然後能救其失也。教也者。長善而救其失者也。善歌者。使人繼其聲。善教者。使人繼其志。其言也約。而達微而臧。罕譬而



喻。可。謂。繼。志。矣。君。子。知。至。學。之。難。易。而。知。其。美。惡。然。後。能。博。喻。能。博。喻。然。後。能。爲。師。能。爲。師。然。後。能。爲。長。能。爲。長。然。後。能。爲。君。故。師。也。者。所。以。學。爲。君。也。是。故。擇。師。不。可。不。慎。也。記。曰。三。王。四。代。唯。其。師。其。此。之。謂。乎。凡。學。之。道。嚴。師。爲。難。師。嚴。然。後。道。尊。道。尊。然。後。民。知。敬。學。是。故。君。之。所。不。臣。於。其。臣。者。二。當。其。爲。尸。則。弗。臣。也。當。其。爲。師。則。弗。臣。也。大。學。之。禮。雖。詔。於。天。子。無。北。面。所。以。尊。師。也。善。學。者。師。逸。而。功。倍。又。從。而。庸。之。不。善。學。者。師。勤。而。功。半。又。從。而。怨。之。善。問。者。如。攻。堅。木。先。其。易。者。後。其。節。目。及。其。久。也。相。說。以。解。不。善。問。者。反。此。善。待。問。者。如。撞。鐘。叩。之。以。小。者。則。小。鳴。叩。之。以。大。者。則。大。鳴。待。其。從。容。然。後。盡。其。聲。不。善。答。問。者。反。此。此。皆。進。學。之。道。也。記。問。之。學。不。足。以。爲。人。師。必。也。其。聽。語。乎。力。不。能。問。然。後。語。之。語。之。而。不。知。雖。舍。之。可。也。良。治。之。子。必。學。爲。裘。良。弓。之。子。必。學。爲。箕。始。駕。馬。者。反。之。車。在。馬。前。

君子察於此三者。可以有志於學矣。古之學者。比物醜類。鼓無當於五聲。五聲弗得不和。水無當於五色。五色弗得不章。學無當於五官。弗得不治。師無當於五服。五服弗得不親。君子曰。大德不官。大道不器。大信不約。大時不齊。察於此四者。可以有志於本矣。三王之祭川也。皆先河而後海。或源也。或委也。此之謂務本。

禮記三年問

三年之喪何也。曰稱情而立文。因以飾羣。別親疏貴賤之節。而弗可損益也。故曰無易之道也。創鉅者其日久。痛甚者其愈遲。三年者稱情而立文。所以爲至痛極也。斬衰苴杖。居倚廬。食粥寢苦枕塊。所以爲至痛飾也。三年之喪。二十五月而畢。哀痛未盡。思慕未忘。然而服以是斷之者。豈不送死有已。復生有節也哉。凡生天地之間者。有血氣之屬。必有知。有知之屬。莫不知愛其類。今是大鳥獸則失喪其羣。

匹越月踰時焉則必反巡過其故鄉翔回焉鳴號焉躑躅焉踟躕焉然後乃能去之小者至於燕雀猶有啁噍之頃焉然後乃能去之故有血氣之屬者莫知於人故人於其親也至死不窮將由夫患邪淫之人歟則彼朝死而夕忘之然而從之則是曾鳥獸之不若也夫焉能相與羣居而不亂乎將由夫修飾之君子歟則三年之喪二十五月而畢若駟之過隙然而遂之則是無窮也故先王焉爲之立中制節壹使足以成文理則釋之矣然則何以至期也曰至親以期斷是何也曰天地則已易矣四時則已變矣其在天地之中者莫不更始焉以是象之也然則何以三年也曰加隆焉爾也焉使倍之故再期也由九月以下何也曰焉使弗及也故三年以爲隆總小功以爲殺期九月以爲閒上取象於天下取法於地中取則於人人之所以羣居和壹之理盡矣故三年之喪人道之至文者也夫是之謂至隆是

百○王○之○所○同○古○今○之○所○壹○也○未○有○知○其○所○由○來○者○也○孔○子○曰○子○生○三  
年○然○後○免○於○父○母○之○懷○夫○三○年○之○喪○天○下○之○達○喪○也○

# 國文課本

## 讀本第四冊

### 乙集九 晚周諸子之文

都一十四首

#### 孫子始計篇○

孫子曰。兵者國之大事。死生之地。存亡之道。不可不察也。故經之以五校之計。而索其情。一曰道。二曰天。三曰地。四曰將。五曰法。道者。令民與上同意也。故可與之死。可與之生。而民不畏危。天者。陰陽寒暑時制也。地者。遠近險易。廣狹死生也。將者。智信仁勇嚴也。法者。曲制官道主用也。凡此五者。將莫不聞。知之者勝。不知者不勝。故校之以計。而索其情。曰。主孰有道。將孰有能。天地孰得。法令孰行。兵衆孰強。士卒孰練。賞罰孰明。吾以此知勝負矣。將聽吾計。用之必勝。留之將不聽吾計。用之必敗。去之計利。以聽。乃爲之勢。以佐其外。勢者。因利

而制權也。兵者詭道也。故能而示之不能，用而示之不用，近而示之遠，遠而示之近，利而誘之，亂而取之，實而備之，強而避之，怒而撓之，卑而驕之，佚而勞之，親而離之，攻其無備，出其不意，此兵家之勝，不可先傳也。夫未戰而廟算勝者，得算多也；未戰而廟算不勝者，得算少也；多算勝，少算不勝，而況於無算乎？吾以此觀之，勝負見矣。

墨子兼愛上。

聖人以治天下爲事者也。必知亂之所自起，乃能治之；不知亂之所自起，則不能治。譬之如醫之攻人之疾者然，必知疾之所起，乃能攻之；不知疾之所起，則弗能攻。治亂者何獨不然？必知亂之所自起，乃能治之；不知亂之所自起，則弗能治。聖人以治天下爲事者也，不可不察亂之所自起。當察亂何自起，起不相愛。臣子之不孝君父，所謂亂也；子自愛不愛父，故虧父而自利；弟自愛不愛兄，故虧兄而自利。

臣自愛不愛君。故虧君而自利。此所謂亂也。雖父之不慈。子兄之不慈。弟君之不慈。臣此亦天下之所謂亂也。父自愛也不愛子。故虧子而自利。兄自愛也不愛弟。故虧弟而自利。君自愛也不愛臣。故虧臣而自利。是何也。皆起不相愛。雖至天下之爲盜賊者亦然。盜愛其室不愛其異室。故竊異室以利其室。賊愛其身不愛人身。故賊人身以利其身。此何也。皆起不相愛。雖至大夫之相亂家。諸侯之相攻國者亦然。大夫各愛其家。不愛異家。故亂異家以利其家。諸侯各愛其國不愛異國。故攻異國以利其國。天下之亂物具此而已矣。察此何自起。皆起不相愛。若使天下兼相愛。愛人若愛其身。惡施不孝。猶有不慈者乎。視子弟與臣若其身。惡施不慈。不孝亡有。猶有盜賊乎。故視人之室若其室。誰竊視人身若其身。誰賊。故盜賊亡有。猶有大夫之相亂家。諸侯之相攻國者乎。視人家若其家。誰亂視人國若其國。誰

攻。故大夫之相亂。家諸侯之相攻。國者亡。有若使天下兼相愛。國與國不相攻。家與家不相亂。盜賊無有。君臣父子皆能孝慈。若此。則天下治。故聖人以治天下爲事者。惡得不禁惡而勸愛。故天下兼相愛。則治。相惡則亂。故墨子曰。不可以不勸愛人者。此也。

孟子齊桓晉文之事章

齊宣王問曰。齊桓晉文之事。可得聞乎。孟子對曰。仲尼之徒。無道桓文之事者。是以後世無傳焉。臣未之聞也。無以則王乎。曰。德何如。則可以王矣。曰。保民而王。莫之能禦也。曰。若寡人者。可以保民乎哉。曰。可。曰。何由知吾可也。曰。臣聞之。胡斲曰。王坐於堂上。有牽牛而過堂下者。王見之。曰。牛何之。對曰。將以釁鐘。王曰。舍之。吾不忍其觶觶。若無罪而就死地。對曰。然則廢釁鐘與。曰。何可廢也。以羊易之。不識有諸。曰。有之。曰。是心足以王矣。百姓皆以王爲愛也。臣固知王之不忍。



也。王曰：然誠有百姓者，齊國雖徧小，吾何愛一牛，即不忍其殼鯨，若無罪而就死地，故以羊易之也。曰：王無異於百姓之以王爲愛也。以小易大，彼惡知之。王若隱其無罪而就死地，則牛羊何擇焉。王笑曰：是誠何心哉！我非愛其財，而易之以羊也，宜乎百姓之謂我愛也。曰：無傷也，是乃仁術也。見牛未見羊也。君子之於禽獸也，見其生不忍見其死，聞其聲不忍食其肉，是以君子遠庖厨也。王說曰：詩云：他人有心，予忖度之。夫子之謂也。夫我乃行之，反而求之，不得吾心，夫子言之，於我心有戚戚焉。此心之所以合於王者，何也。曰：有復於王者，曰：吾力足以舉百鈞，而不足以舉一羽，明足以察秋毫之末，而不見輿薪，則王許之乎。曰：否。今恩足以及禽獸，而功不至於百姓者，獨何與。然則一羽之舉，爲不用力焉；輿薪之不見，爲不用明焉；百姓之不見保，爲不用恩焉。故王之不王，不爲也，非不能也。曰：不爲者與不

能者之形。何以異。曰。挾太山以超北海。語人曰。我不能。是誠不能也。爲長者折枝。語人曰。我不能。是不爲也。非不能也。故王之不王。非挾太山以超北海之類也。王之不王。是折枝之類也。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天下可運於掌。詩云。刑于寡妻。至于兄弟。以御于家邦。言舉斯心。加諸彼而已。故推恩足以保四海。不推恩無以保妻子。古之人。所以大過人者。無他焉。善推其所爲而已矣。今恩足以及禽獸。而功不至於百姓者。獨何與。權然後知輕重。度然後知長短。物皆然。心爲甚。王請度之。抑王興甲兵。危士臣。構怨於諸侯。然後快於心與。王曰。否。吾何快於是。將以求吾所大欲也。曰。王之所大欲。可得聞與。王笑而不言。曰。爲肥甘不足於口與。輕煖不足於體與。抑爲采色不足視於目與。聲音不足聽於耳與。便嬖不足使令於前與。王之諸臣。皆足以供之。而王豈爲是哉。曰。否。吾不爲是也。曰。然則王

之所大欲可知已。欲辟土地，朝秦楚，莅中國而撫四夷也。以若所爲求若所欲，猶緣木而求魚也。王曰：若是其甚與？曰：殆有甚焉。緣木求魚，雖不得魚，無後災。以若所爲求若所欲，盡心力而爲之，後必有災。曰：可得聞與？曰：鄒人與楚人戰，則王以爲孰勝？曰：楚人勝。曰：然則小固不可以敵大，寡固不可以敵衆，弱固不可以敵彊。海內之地方千里者九，齊集有其一，以一服八，何以異於鄒敵楚哉？蓋亦反其本矣。今王發政施仁，使天下仕者皆欲立於王之朝，耕者皆欲耕於王之野，商賈皆欲藏於王之市，行旅皆欲出於王之塗，天下之欲疾其君者，皆欲赴愬於王，其若是，孰能禦之？王曰：吾惛不能進於是矣。願夫子輔吾志，明以教我，我雖不敏，請嘗試之。曰：無恆產而有恆心者，惟士爲能；若民，則無恆產，因無恆心。苟無恆心，放辟邪侈，無不爲已。及陷於罪，然後從而刑之，是罔民也。焉有仁人在位，罔民而可爲也？是

故明君制民之產。必使仰足以事父母。俯足以畜妻子。樂歲終身飽。凶年免於死亡。然後驅而之善。故民之從之也輕。今也制民之產。仰不足以事父母。俯不足以畜妻子。樂歲終身苦。凶年不免於死亡。此惟救死而恐不贍。奚暇治禮義哉。王欲行之。則盍反其本矣。五畝之宅。樹之以桑。五十者可以衣帛矣。雞豚狗彘之畜。無失其時。七十者可以食肉矣。百畝之田。勿奪其時。八口之家。可以無飢矣。謹庠序之教。申之以孝悌之義。頒白者不負戴於道路矣。老者衣帛食肉。黎民不飢不寒。然而不王者。未之有也。

孟子有爲神農之言者章○

有爲神農之言者許行。自楚之滕。踵門而告文公曰。遠方之人聞君行仁政。願受一廛而爲氓。文公與之處。其徒數十人。皆衣褐。捆屨織席。以爲食。陳良之徒陳相與其弟辛。負耒耜而自宋之滕。曰。聞君行

聖人之政。是亦聖人也。願爲聖人哉。陳相見許行。而大悅。盡棄其學。而學焉。陳相見孟子。道許行之言。曰。滕君則誠賢君也。雖然。未聞道也。賢者與民並耕而食。饗殮而治。今也滕有倉廩府庫。則是厲民而以自養也。惡得賢。孟子曰。許子必種粟而後食乎。曰。然。許子必織布而後衣乎。曰。否。許子衣褐。許子冠乎。曰。冠。曰。奚冠。曰。冠素。曰。自織之與。曰。否。以粟易之。曰。許子奚爲不自織。曰。害於耕。曰。許子以釜甑爨。以鐵耕乎。曰。然。自爲之與。曰。否。以粟易之。以粟易械器者。不爲厲陶冶。陶冶亦以其械器易粟者。豈爲厲農夫哉。且許子何不爲陶冶。舍皆取諸其宮中而用之。何爲紛紛然與百工交易。何許子之不憚煩。曰。百工之事。固不可耕且爲也。然則治天下。獨可耕且爲與。有大人之事。有小人之事。且一人之身。而百工之所爲備。如必自爲而後用之。是率天下而路也。故曰。或勞心。或勞力。勞心者治人。勞力者治於

人治於人者。食人。治人者。食於人。天下之通義也。當堯之時。天下猶未平。洪水橫流。汜濫於天下。草木暢茂。禽獸繁殖。五穀不登。禽獸逼人。獸蹄鳥跡之道。交於中國。堯獨憂之。舉舜而敷治焉。舜使益掌火。益烈山澤而焚之。禽獸逃匿。禹疏九河。濬濟漯。而注諸海。決汝漢。排淮泗。而注之江。然後中國可得而食也。當是時也。禹八年於外。三過其門而不入。雖欲耕。得乎。后稷教民稼穡。樹藝五穀。五穀熟而民人育。人之有道也。飽食煖衣。逸居而無教。則近於禽獸。聖人有憂之。使契爲司徒。教以人倫。父子有親。君臣有義。夫婦有別。長幼有序。朋友有信。放勳曰。勞之來之。匡之直之。輔之翼之。使自得之。又從而振德之。聖人之憂民如此。而暇耕乎。堯以不得舜爲己憂。舜以不得禹皋陶爲己憂。夫以百畝之不易爲己憂者。農夫也。分人以財。謂之惠。教人以善。謂之忠。爲天下得人者。謂之仁。是故以天下與人易。爲天下

得人難。孔子曰：大哉堯之爲君，惟天爲大，惟堯則之，蕩蕩乎民無能名焉。君哉舜也，巍巍乎有天下而不與焉。堯舜之治天下，豈無所用其心哉？亦不用於耕耳。吾聞用夏變夷者，未聞變於夷者也。陳良，楚產也，悅周公仲尼之道，北學於中國，北方之學者，未能或之先也。彼所謂豪傑之士也。子之兄弟，事之數十年，師死而遂倍之。昔者孔子沒，三年之外，門人治任將歸，入揖於子貢，相嚮而哭，皆失聲，然後歸。子貢反，築室於場，獨居三年，然後歸。他日子夏子張子游以有若似聖人，欲以所事孔子事之。彊曾子，曾子曰：不可。江漢以濯之，秋陽以暴之，皜皜乎不可尙已。今也南蠻馱舌之人，非先王之道，子倍子之師而學之，亦異於曾子矣。吾聞出於幽谷，遷于喬木者，未聞下喬木而入於幽谷者。魯頌曰：戎狄是膺，荆舒是懲。周公方且膺之，子是之學，亦爲不善變矣。從許子之道，則市賈不貳，國中無僞，雖使五尺之

童適市。莫之或欺。布帛長短同。則賈相若。麻縷絲絮輕重同。則賈相若。五穀多寡同。則賈相若。屨大小同。則賈相若。曰：夫物之不齊。物之情也。或相倍蓰。或相什伯。或相千萬。子比而同之。是亂天下也。巨屨小屨同賈。人起爲之哉。從許子之道。相率而爲僞者也。惡能治國家。孟子離婁之明章。

孟子曰：離婁之明。公輸子之巧。不以規矩不能成方圓。師曠之聰。不以六律不能正五音。堯舜之道。不以仁政不能平治天下。今有仁心仁聞。而民不被其澤。不可法於後世者。不行先王之道也。故曰：徒善不足。以爲政。徒法不能。以自行。詩云：不愆不忘。率由舊章。遵先王之法而過者。未之有也。聖人既竭目力焉。繼之以規矩準繩。以爲方員平直。不可勝用也。既竭耳力焉。繼之以六律正五音。不可勝用也。既竭心思焉。繼之以不忍人之政。而仁覆天下矣。故曰：爲高必因丘陵。



爲下必因川澤。爲政不因先王之道。可謂智乎。是以惟仁者宜在高位。不仁而在高位。是播其惡於衆也。上無道揆也。下無法守也。朝不信道。工不信度。君子犯義。小人犯刑。國之所存者幸也。故曰：城郭不完。兵甲不多。非國之災也。田野不辟。貨財不聚。非國之害也。上無禮。下無學。賊民興。喪無日矣。詩曰：天之方蹶。無然泄泄。泄泄猶沓沓也。事君無義。進退無禮。言則非先王之道者。猶沓沓也。故曰：責難於君。謂之恭。陳善閉邪。謂之敬。吾君不能謂之賊。

孟子魚我所欲也章

孟子曰：魚我所欲也。熊掌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得兼。舍魚而取熊掌者也。生亦我所欲也。義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得兼。舍生而取義者也。生亦我所欲。所欲有甚於生者。故不爲苟得也。死亦我所欲。所惡有甚於死者。故患有所不辟也。如使人之所欲莫甚於生。則凡可

以得生者何不用也。使人之所惡莫甚於死者。則凡可以辟患者何  
不爲也。由是則生而有不用也。由是則可以辟患而有不爲也。是故  
所欲有甚於生者。所惡有甚於死者。非獨賢者有是心也。人皆有之。  
賢者能勿喪耳。一簞食一豆羹。得之則生。弗得則死。噉爾而與之。行  
道之人弗受。蹴爾而與之。乞人不屑也。萬鍾則不辨禮義而受之。萬  
鍾於我何加焉。爲宮室之美。妻妾之奉。所識窮乏者得我與。鄉爲身  
死而不受。今爲宮室之美。爲之。鄉爲身死而不受。今爲妻妾之奉。爲  
之。鄉爲身死而不受。今爲所識窮乏者得我而爲之。是亦不可以已  
乎。此之謂失其本心。

孟子孔子在陳章 ○

萬章問曰。孔子在陳曰。盍歸乎來。吾黨之士狂簡。進取。不忘其初。孔  
子在陳。何思魯之狂士。孟子曰。孔子不得中道而與之。必也狂僇乎。

狂者進取，獯者有所不爲也。孔子豈不欲中道哉？不可必得，故思其次也。敢問何如？斯可謂狂矣。曰：如琴張、曾皙、牧皮者，孔子之所謂狂矣。何以謂之狂也？曰：其志嚒嚒然。曰：古之人，古之人，夷考其行而不掩焉者也。狂者又不可得，欲得不屑不潔之士而與之，是獯也是又其次也。孔子曰：過我門而不入我室，我不憾焉者，其惟鄉原乎？鄉原，德之賊也。曰：何如？斯可謂之鄉原矣。曰：何以是嚒嚒也？言不顧行，行不顧言，則曰古之人，古之人，行何爲？踽踽涼涼，生斯世也，爲斯世也，善斯可矣。闔然媚於世也者，是鄉原也。萬章曰：一鄉皆稱原人焉，無所往而不爲原人，孔子以爲德之賊，何哉？曰：非之無舉也，刺之無刺也，同乎流俗，合乎汙世，居之似忠，信行之似廉潔，衆皆悅之，自以爲是而不可與入堯舜之道，故曰德之賊也。孔子曰：惡似而非者，惡莠恐其亂苗也，惡佞恐其亂義也，惡利口恐其亂信也，惡鄭聲恐其亂

樂也。惡紫、恐其亂朱也。惡鄉原、恐其亂德也。君子反經而已矣。經正則庶民興，庶民興，斯無邪慝矣。

荀子正名篇 見悔

見。侮。不。辱。聖。人。不。愛。己。殺。盜。非。殺。人。也。此。惑。於。用。名。以。亂。名。者。也。驗。之。所。以。爲。有。名。而。觀。其。執。行。則。能。禁。之。矣。山。淵。平。情。欲。寡。芻。豢。不。加。甘。大。鍾。不。加。樂。此。惑。於。用。實。以。亂。名。者。也。驗。之。所。緣。無。以。同。異。而。觀。其。孰。調。則。能。禁。之。矣。非。而。謁。楹。有。牛。馬。非。馬。也。此。惑。於。名。以。亂。實。者。也。驗。之。名。約。以。其。所。受。恃。其。所。辭。則。能。禁。之。矣。凡。邪。說。辟。言。之。離。正。道。而。擅。作。者。無。不。類。於。三。惑。者。矣。故。明。君。知。其。分。而。不。與。辨。也。夫。民。易。一。以。道。而。不。可。與。共。故。故。明。君。臨。之。以。執。道。之。以。道。申。之。以。命。章。之。以。論。禁。之。以。刑。故。其。民。之。化。道。也。如。神。辨。執。惡。用。矣。哉。今。聖。王。沒。天下亂，姦言起，君子無執以臨之，無刑以禁之，故辨說也，實不喻，然

後命。命不喻。然後記。記不喻。然後說。說不喻。然後辨。故記。命。辨。說也。者。用之大文也。而王業之始也。名聞而實。喻名之用也。累而成文。名之麗也。用麗俱得。謂之知名。名也者。所以斯累實也。辭也者。兼異實之名。以倫一意也。辨說也者。不異實名。以喻動靜之道也。記命也者。辨說之用也。辨說也者。心之象道也。心也者。道之工宰也。道也者。治之經理也。心合於道。說合於心。辭合於說。正名而期。質請而喻。辨異而不過。推類而不悖。聽則合文。辨則盡故。以正道而辨。姦猶引繩。以持曲直。是故邪說不能亂。百家無所竄。有兼聽之明。而無奮矜之容。有兼覆之厚。而無伐德之色。說行則天下正。說不行則白道而冥窮。是聖人之辨說也。詩曰。嘽嘽叩叩。如珪如璋。令聞令望。豈弟君子。四方爲綱。此之謂也。

荀子王制篇

水火

◎

水火有氣而無生。草木有生而無知。禽獸有知而無義。人有氣有生。有知亦且有義。故最爲天下貴也。力不若牛。走不若馬。而牛馬爲用。何也。曰。人能羣。彼不能羣也。人何以能羣。曰。分。分何以能行。曰。義。故義以分。則和。和則一。一則多力。多力則彊。彊則勝。物故宮室可得而居也。故序四時。栽萬物。兼利天下。無它故焉。得之分義也。故人生不能無羣。羣而無分。則爭。爭則亂。亂則離。離則弱。弱則不能勝。物故宮室不可得而居也。不可少頃舍禮義之謂也。能以事親謂之孝。能以事兄謂之弟。能以事上謂之順。能以下謂之君。君者善羣也。羣道當則萬物皆得其宜。六畜皆得其長。羣生皆得其命。故養長時則六畜育。殺生時則草木殖。政令時則百姓一。賢良服。聖王之制也。草木榮華滋碩之時。則斧斤不入山林。不夭其生。不絕其長也。鼃鼉魚鼈鱉鱸孕別之時。罔罟毒藥不入澤。不夭其生。不絕其長也。春耕夏耘。

秋收冬藏。四者不失時。故五穀不絕。而百姓有餘食也。汗池淵沼。川澤謹其時禁。故魚鼈優多。而百姓有餘用也。斬伐養長。不失其時。故山林不童。而百姓有餘材也。聖王之用也。上察於天。下錯於地。塞備天地之間。加施萬物之上。微而明。短而長。狹而廣。神明博大。以至約。故曰一與一。是爲人者。謂之聖人。

荀子賦篇

侏詩

○

天下不治。請陳侏詩。天地易位。四時易鄉。列星殞墜。旦暮晦盲。幽晦登昭。日月下藏。公正無私。反見從橫。志愛公利。重樓疏堂。無私罪人。慙革貳兵。道德純備。讒口將將。仁人絀約。敖暴擅彊。天下幽險。恐失世英。螭龍爲蜺。蜓鴟梟爲鳳皇。比干見剗。孔子拘匡。昭昭乎其知之明也。郁郁乎其遇時之不祥也。拂乎其欲禮義之大行也。闇乎天下之晦盲也。皓天不復。憂無疆也。千歲必反古之常也。弟子勉學。天不

忘也。聖人共手時幾將矣。與愚以疑。願聞反辭。其小歌曰。念彼遠方。何其塞矣。仁人絀約。暴人衍矣。忠臣危殆。讒人服矣。

莊子外篇

駢拇

○

駢拇枝指。出乎性哉。而侈於德。附贅縣疣。出乎形哉。而侈於性。多方乎仁義而用之者。列於五藏哉。而非道德之正也。是故駢於足者。連無用之肉也。枝於手者。樹無用之指也。多方駢枝於五藏之情者。淫僻於仁義之行。而多方於聰明之用也。是故駢於明者。亂五色。淫文章。青黃黼黻之煌煌。非乎。而離朱是已。多於聰者。亂五聲。淫六律。金石絲竹黃鐘大呂之聲。非乎。而師曠是已。枝於仁者。擢德塞性。以收名聲。使天下簧鼓以奉不及之法。非乎。而曾史是已。駢於辯者。纍瓦結繩。竄句遊心於堅白同異之間。而敝跬譽無用之信。非乎。而楊墨是已。故此皆多駢旁枝之道。非天下之至正也。彼正正者。不失其性。



命○之○情○故○合○者○不○爲○駢○而○枝○者○不○爲○跂○長○者○不○爲○有○餘○短○者○不○爲○不  
足○是○故○鳧○脛○雖○短○續○之○則○憂○鶴○脛○雖○長○斷○之○則○悲○故○性○長○非○所○斷○性  
短○非○所○續○無○所○去○憂○也○意○仁○義○其○非○人○情○乎○彼○仁○人○何○其○多○憂○也○且  
夫○駢○於○拇○者○決○之○則○泣○枝○於○手○者○斲○之○則○啼○二○者○或○有○餘○於○數○或○不  
足○於○數○其○於○憂○一○也○今○世○之○仁○人○蒿○目○而○憂○世○之○患○不○仁○之○人○決○性  
命○之○情○而○饗○貴○富○故○意○仁○義○其○非○人○情○乎○自○三○代○以○下○者○天○下○何○其  
囂○囂○也○且○夫○待○鉤○繩○規○矩○而○正○者○是○削○其○性○也○待○繩○約○膠○漆○而○固○者  
是○侵○其○德○也○屈○折○禮○樂○陶○俞○仁○義○以○慰○天○下○之○心○者○此○失○其○當○然○也  
天○下○有○常○然○常○然○者○曲○者○不○以○鉤○直○者○不○以○繩○圓○者○不○以○規○方○者○不  
以○矩○附○離○不○以○膠○漆○約○束○不○以○纆○索○故○天○下○誘○然○皆○生○而○不○知○其○所  
以○生○同○焉○皆○得○而○不○知○其○所○以○得○故○古○今○不○二○不○可○虧○也○則○仁○義○又  
奚○連○連○如○膠○漆○纏○索○而○遊○乎○道○德○之○閒○爲○哉○使○天○下○惑○也○夫○小○惑○易

方大惑易性。何以知其然邪。自虞氏招仁義以撓天下也。天下莫不奔命於仁義。是非以仁義易其性與。故嘗試論之。自三代以下者。天下莫不以物易其性矣。小人則以身殉利。士則以身殉名。大夫則以身殉家。聖人則以身殉天下。故此數子者。事業不同。名聲異號。其於傷性以身爲殉。一也。臧與穀。二人相與牧羊。而俱亡其羊。問臧奚事。則挾筴讀書。問穀奚事。則博塞以遊。二人者。事業不同。其於亡羊。均也。伯夷死名於首陽之下。盜跖死利於東陵之上。二人者。所死不同。其於殘生傷性。均也。奚必伯夷之是。而盜跖之非乎。天下盡殉也。彼其所殉仁義也。則俗謂之君子。其所殉貨財也。則俗謂之小人。其殉一也。則有君子焉。有小人焉。若其殘生損性。則盜跖亦伯夷已。又惡取君子小人於其間哉。且夫屬其性乎仁義者。雖通如曾史。非吾所謂臧也。屬其性於五味。雖通如俞兒。非吾所謂臧也。屬其性乎五聲。

雖通如師曠。非吾所謂聰也。屬其性乎五色。雖通如離朱。非吾所謂明也。吾所謂臧。非仁義之謂也。臧於其德而已矣。吾所謂臧者。非所謂仁義之謂也。任其性命之情而已矣。吾所謂聰者。非謂其聞彼也。自聞而已矣。吾所謂明者。非謂其見彼也。自見而已矣。夫不自見而見彼。不自得而得彼者。是得人之得。而不自得其得者也。適人之適。而不自適其適者。是適人之適。而不自適其適也。夫適人之適。而不自適其適。雖盜跖與伯夷。是同爲淫僻也。余愧乎道德。是以上不敢爲仁義之操。而下不敢爲淫僻之行也。

莊子外篇

馬蹄

○

馬蹄可以踐霜雪。毛可以禦風寒。齧草飲水。翹足而陸。此馬之眞性也。雖有義臺路寢。無所用之。及至伯樂。曰。我善治馬。燒之剔之。刻之。錐之。連之以羈。鬻編之以皁棧。馬之死者。十二三矣。饑之渴之。馳之。

驟之整之齊之前有楸飾之患而後有鞭箠之威而馬之死者已過半矣陶者曰我善治埴圓者中規方者中矩匠人曰我善治木曲者中鈞直者應繩夫埴木之性豈欲中規矩鈞繩哉然且世世稱之曰伯樂善治馬而陶匠善治埴木此亦治天下者之過也吾意善治天下者不然彼民有常性織而衣耕而食是謂同德一而不黨命曰天放故至德之世其行填填其視顛顛當是時也山無蹊隧澤無舟梁萬物羣生連屬其鄉禽獸成羣草木遂長是故禽獸可係羈而遊鳥鵲之巢可攀援而闕夫至德之世同與禽獸居族與萬物並惡乎知君子小人哉同乎無知其德不離同乎無欲是謂素樸素樸而民性得矣及至聖人蹙蹙爲仁蹉跎爲義而天下始疑矣澶漫爲樂摘僻爲禮而天下始分矣故純樸不殘孰爲犧樽白玉不毀孰爲珪璋道德不廢安取仁義性情不離安用禮樂五色不亂孰爲文采五聲不

亂孰應六律。夫殘樸以爲器。工匠之罪也。毀道德以爲仁義。聖人之過也。夫馬陸居則食草飲水。喜則交頸相靡。怒則分背相踶。馬知已此矣。夫加之以衡扼齊之。以月題而馬知介倪闔扼鷲曼詭銜竊轡。故馬之知而能至盜者。伯樂之罪也。夫赫胥氏之時。民居不知所爲。行不知所之。含哺而熙。鼓腹而遊。民能已此矣。及至聖人。屈折禮樂。以匡天下之形。縣跂仁義。以慰天下之心。而民乃始踶跂好知。爭歸於利。不可止也。此亦聖人之過也。

莊子外篇

山木

莊子行於山中。見大木枝葉盛茂。伐木者止其旁而不取也。問其故。曰。無所可用。莊子曰。此木以不材得終其天年。夫子出於山。舍於故人之家。故人喜。命豎子殺鴈而烹之。豎子請曰。其一能鳴。其一不能鳴。請奚殺。主人曰。殺不能鳴者。明日。弟子問於莊子曰。昨日山中之

木以不材得終其天年。今主人之鴈以不材死。先生將何處。莊子笑曰。周將處夫材與不材之間。材與不材之間似之而非也。故未免乎累。若夫乘道德而浮遊者。則不然。無譽無訾。一龍一蛇。與時俱化。而無肯專爲。一上一下。以和爲景。浮遊乎萬物之祖。物物而不物於物。則胡可得而累邪。此神農黃帝之法則也。若夫萬物之情人。倫之傳。則不然。合則離。成則毀。廉則挫。尊則議。有爲則虧。賢則謀。不肖則欺。胡可得而必乎哉。悲夫。弟子志之。其唯道德之鄉乎。市南宜僚見魯侯。魯侯有憂色。市南子曰。君有憂色。何也。魯侯曰。吾學先王之道。修先君之業。吾敬鬼尊賢。親而行之。無須臾離。居然不免於患。吾是以憂。市南子曰。君之除患之術淺矣。夫豐狐文豹。棲於山林。伏於巖穴。靜也。夜行晝居。戒也。雖飢渴隱約。猶且胥疏於江湖之上。而求食焉。定也。然且不免於罔羅機辟之患。是何罪之有哉。其皮爲之災也。今

魯國獨非君之皮邪。吾願君剝形去皮。洒心去欲。而遊於無人之野。南越有邑焉。名爲建德之國。其民愚而朴。少私而寡欲。知作而不知藏。與而不求其報。不知義之所適。不知禮之所將。猖狂妄行。乃蹈乎大方。其生可樂。其死可葬。吾願君去國捐俗。與道相輔而行。君曰。彼其道遠而險。又有江山。我無舟車。奈何。市南子曰。君無形倨。無留居。以爲君車。君曰。彼其道幽遠而無人。吾誰與爲鄰。吾無糧。我無食。安得而至焉。市南子曰。少君之費。寡君之欲。雖無糧而乃足。君其涉於江而浮於海。望之而不見其崖。愈往而不知其所窮。送君者皆自崖而反。君自此遠矣。故有人者累。見有於人者憂。故堯非有人。非見有於人也。吾願去君之累。除君之憂。而獨與道遊於大莫之國。方舟而濟於河。有虛舩來觸舟。雖有褊心之人。不怒。有一人在其上。則呼張歛之一呼而不聞。再呼而不聞。於是三呼邪。則必以惡聲隨之。向也。

不怒而今也。怒向也。虛而今也。實人能虛已以遊世。其孰能害之。北宮奢爲衛靈公賦斂。以爲鐘爲壇。乎郭門之外。三月而成。上下之縣。王子慶忌見而問焉。曰。子何術之設。奢曰。一之閒無敢設也。奢聞之。旣雕旣琢。復歸於朴。侗乎其無識。儻乎其忘疑。萃乎芒乎。其送往而迎來。來者勿禁。往者勿止。從其強梁。隨其曲傅。因其自窮。故朝夕賦斂而豪毛不挫。而況有大塗者乎。孔子圍於陳蔡之間。七日不火食。大公任往弔之。曰。子幾死乎。曰。然。子惡死乎。曰。然。任曰。予嘗言不死之道。東海有鳥焉。名曰意怠。其爲鳥也。翮翮跖跖。而似無能。引援而飛。迫脇而棲。進不敢爲前。退不敢爲後。食不敢先嘗。必取其緒。是故其行列不斥。而外人卒不得害。是以免於患。直木先伐。甘井先竭。子其意者。飾知以驚愚。修身以明汙。昭昭乎如揭日月而行。故不免也。昔吾聞之大成之人曰。自伐者無功。功成者墮。名成者虧。孰能去功。



與名而還於衆人。道流而不明居。得行而不名處。純純常常。乃比於狂。削迹捐勢。不爲功名。是故無責於人。人亦無責焉。至人不聞。子何喜哉。孔子曰。善哉。辭其交遊。去其弟子。逃於大澤。衣裘褐。食杼粟。入獸不亂羣。入鳥不亂行。鳥獸不惡。而況人乎。孔子問子桑雎曰。吾再逐於魯。伐樹於宋。削迹於衛。窮於商周。圍於陳蔡之間。吾犯此數患。親交益疏。徒友益散。何與。子桑雎曰。子獨不聞假人之亡與。林回棄千金之璧。負赤子而趨。或曰。爲其布與。赤子之布寡矣。爲其累與。赤子之累多矣。棄千金之璧。負赤子而趨。何也。林回曰。彼以利合。此以天屬也。夫以利合者。迫窮禍患。害相棄也。以天屬者。迫窮禍患。害相收也。夫相收之與相棄。亦遠矣。且君子之交淡若水。小人之交甘若醴。君子淡以親。小人甘以絕。彼無故以合者。則無故以離。孔子曰。敬聞命矣。徐行翔佯而歸。絕學捐書。弟子無挹於前。其愛益加進。異日

桑雥又曰。舜之將死。真洽禹曰。汝戒之哉。形莫若緣。情莫若率。緣則不離。率則不勞。不離不勞。則不求文以待形。不求文以待形。固不待物。莊子衣大布而補之。正縻係履而過。魏王。魏王曰。何先生之憊邪。莊子曰。貧也。非憊也。士有道德不能行。憊也。衣敝履穿。貧也。非憊也。此所謂非遭時也。王獨不見夫騰猿乎。其得構梓。豫章也。攬蔓其枝。而王長其間。雖逢蒙不能睥睨也。及其得柘棘枳枸之間也。危行側視。振動悼慄。此筋骨非有加急而不柔也。處勢不便。未足以逞其能也。今處昏上亂相之間。而欲無憊。奚可得邪。此比干之見剖心徵也。夫孔子窮於陳蔡之間。七日不火食。左據槁木。右擊槁枝。而歌。姦氏之風。有其具而無其數。有其聲而無宮角。木聲與人聲。犁然有當於人之心。顏回端拱還目而窺之。仲尼恐其廣己而造大也。愛己而造哀也。曰。回無受天損易。無受人益難。無始而非卒也。人與天一也。夫

今之歌者其誰乎。回曰：敢問無受天損易。仲尼曰：飢渴寒暑窮極不行。天地之行也。運物之泄也。言與之偕逝之謂也。爲人臣者不敢去之。執臣之道猶若是。而況乎所以待天乎。何謂無受人益難。仲尼曰：始用四達。爵祿並至而不窮。物之所利。乃非己也。吾命有在外者也。君子不爲盜。賢人不爲竊。吾若取之何哉。故曰：鳥莫知於鸛鷖。目之所不宜處。不給視。雖落其實。棄之而走。其畏人也。而襲諸人間。社稷存焉爾。何謂無始而非卒。仲尼曰：化其萬物而不知其禪之也。焉知其所終焉。知其所始。正而待之而已耳。何謂人與天一邪。仲尼曰：有人天也。有天亦天也。人之不能有天。性也。聖人晏然體逝而終矣。莊周游乎雕陵之樊。覩一異鵲自南方來者。翼廣七尺。目大運寸。感周之類。而集於栗林。莊周曰：此何鳥哉。翼殷不逝。目大不覩。蹇裳躩步。執彈而留之。覩一蟬方得美蔭而忘其身。蹉跟執翳而搏之。見得而

忘其形。異鵲從而利之。見利而忘其真。莊周怵然曰。噫。物固相累。二類相召也。捐彈而反走。虞人逐而諄之。莊周反入。三月不庭。蘭且從而問之。夫子何爲頃閒甚不庭乎。莊周曰。吾守形而忘身。觀於濁水而迷於清淵。且吾聞諸夫子曰。入其俗。從其俗。今吾遊於雕陵而忘吾身。異鵲感吾類。遊於栗林而忘真。栗林虞人以吾爲戮。吾所以不庭也。陽子之宋。宿於逆旅。逆旅人有妾二人。其一人美。其一人惡。惡者貴而美者賤。陽子問其故。逆旅小子對曰。其美者自美。吾不知其美也。其惡者自惡。吾不知其惡也。陽子曰。弟子記之。行賢而去自賢之行。安往而不愛哉。

韓非子說難○

凡說之難。非吾知之有以說之之難也。又非吾辯之能明吾意之難也。又非吾敢橫失而能盡之難也。凡說之難。在知所說之心。可以吾

說當之所說出於爲名高者也。而說之以厚利則見下節而遇卑賤必棄遠矣。所說出於厚利者也。而說之以名高則見無心而遠事情必不收矣。所說陰爲厚利而顯爲名高者也。而說之以名高則陽收其身而實疏之說之。以厚利則陰用其言顯棄其身矣。此不可不察也。夫事以密成。語以泄敗。未必其身泄之也。而語及所匿之事。如此者身危。彼顯有所出事。而乃以成他故。說者不徒知所出而已矣。又知其所以爲如此者。身危規異事而當知者。揣之外而得之事。泄於外。必以爲己也。如此者身危。周澤未渥也。而語極知說行而有功。則見忘說不行而有敗。則見疑。如此者身危。貴人有過端而說者。明言禮義以挑其惡。如此者身危。貴人或得計而欲自以爲功。說者與知焉。如此者身危。彊以其所不能爲止。以其所不能已。如此者身危。故與之論大人則以爲間己矣。與之論細人則以爲賣重論其所愛則

以爲藉資論其所增則以爲嘗己也。徑省其說則以爲不智而拙之。米鹽博辯則以爲多而交之略事。陳意則曰怯懦而不盡慮事。廣肆則曰草野而倨侮。此說之難不可不知也。凡說之務在知飾。所說之所矜而滅其所恥。彼有私急也。必以公義示而強之。其意有下也。然而不能已。說者因爲之飾其美而少其不爲也。其心有高也。而實不能及。說者爲之舉其過而見其惡而多其不行也。有欲矜以智能則爲之舉異事之同類者。多爲之地使之資說於我而佯不知也。以資其智。欲內相存之言則必以美名明之而微見其合於私利也。欲陳危害之事則顯其毀誹而微見其合於私患也。譽異人與同行者。規異事與同計者。有與同汗者則必以大飾其無傷也。有與同敗者則必以明飾其無失也。彼自多其力則毋以其難概之也。自勇之斷則無以其謫怒之。自智其計則無以其敗窮之。大意無所拂。辭悟言無

所繫縻。然後極。聘智辯焉。此所道親近不疑。而得盡辭也。伊尹爲宰。百里奚爲虜。皆所以干其上也。此二人者。皆聖人也。然猶不能無役身以進。加如此其汙也。今以吾言爲宰虜。而可以聽用。而振世。此非能仕之所恥也。夫曠日離久。而周澤未渥。深計而不疑。引爭而不罪。則明割利害。以致其功。直指是非。以飾其身。以此相持。此說之成也。昔者鄭武公欲伐胡。故先以其女妻胡君。以娛其意。因問於羣臣。吾欲用兵。誰可伐者。大夫關其思對曰。胡可伐。武公怒而戮之。曰。胡兄弟之國也。子言伐之。何也。胡君聞之。以鄭爲親己。遂不備鄭。鄭人襲胡。取之。宋有富人。天雨牆壞。其子曰。不築。必將有盜。其鄰人之父亦云。暮而果大亡其財。其家甚智其子。而疑鄰人之父。此二人說者。皆當矣。厚者爲戮。薄者見疑。則非知之難也。處知則難也。故繞朝之言當矣。其爲聖人於晉。而爲戮於秦也。此不可不察。昔者彌子瑕有寵。

於衛君。衛國之法。竊駕君車者罪。則彌子瑕母病人閒。往夜告彌子。彌子矯駕君車以出。君聞而賢之。曰：孝哉！爲母之故。忘其刑罪。異日與君遊於果園。食桃而甘。不盡。以其半陷君。君曰：愛我哉！忘其口味。以陷寡人。及彌子色衰愛弛。得罪於君。君曰：是固嘗矯駕吾車。又嘗陷我以餘桃。故彌子之行。未變於初也。而以前之所以見賢。而後獲罪者。愛憎之變也。故有愛於主。則智當。而加親有憎於主。則智不當。見罪而加疏。故諫說談論之士。不可不察愛憎之主。而後說焉。夫龍之爲虫也。柔可狎而騎也。然其喉下有逆鱗。徑尺。若人有嬰之者。則必殺人。人主亦有逆鱗。說者能無嬰人主之逆鱗。則幾矣。



# 國文課本

## 讀本第四冊

### 乙集十

### 秦文

都三首

呂氏春秋先識覽正名。

名正則治。名喪則亂。使名喪者淫說也。說淫則不可。而然不然是。不是而非。非故君子之說也。足以言賢者之實。不肖者之充而已矣。足以喻治之所悖。亂之所由起而已矣。足以知物之情。人之所獲以生而已矣。凡亂者。刑名不當也。人主雖不肖。猶若用賢。猶若聽善。猶若爲可者。其患在乎所謂賢存不肖也。所爲善而從邪辟。所謂可從悖逆也。是刑名異充。而聲實異謂也。夫賢不肖善邪辟。可悖逆。國不亂。身不危。奚待也。齊潛王是以知說士而不知所謂士也。故尹文問其故而王無以應。此公玉丹之所以見信。而卓齒之所以見任也。

任卓齒而信公玉丹。豈非以自讐邪？尹文見齊王。齊王謂尹文曰：寡人甚好士。尹文曰：願聞何謂士？王未有以應。尹文曰：今有人於此，事親則孝，事君則忠，交友則信，居鄉則悌，有此四行者，可謂士乎？齊王曰：此真所謂士矣。尹文曰：王得若人，肯以爲臣乎？王曰：所願而不能得也。尹文曰：使若人於廟朝中，深見侮而不鬪，王將以爲臣乎？王曰：否。大夫見侮而不鬪，則是辱也。辱則寡人勿以爲臣矣。尹文曰：雖見侮而不鬪，未失其四行也。未失其四行者，是未失其所以爲士一矣。未失其所以爲士一，而王以爲臣，失其所以爲士一，而王不以爲臣，則嚮之所謂士者，乃士乎？王無以應。尹文曰：今有人於此，將治其國，民有非則非之，民無非則非之，民有罪則罰之，無罪則罰之，而惡民之難治，可乎？王曰：不可。尹文曰：竊觀下吏之治齊也，方若此也。王曰：使寡人治信若是，則民雖不治，寡人弗怨也。意者未至然乎？尹文曰：

言之不敢無說。請言其說。王之令曰：殺人者死，傷人者刑。民有畏王之令，深見侮而不敢鬪者，是全王之令也。而王曰：見侮而不敢鬪，是辱也。夫謂之辱者，非此之謂也。以爲臣，不以爲臣者，罪之也。此無罪而王罰之也。齊王無以應，論皆若此。故國殘身危，走而之穀。齊潛王，周室之孟侯也。太公之所以老也。桓公嘗以此霸矣。管仲之辯名實，審矣。

李斯諫逐客書◎

臣聞吏議逐客，竊以爲過矣。昔穆公求士，西取由余於戎，東得百里奚於宛，迎蹇叔於宋，求丕豹、公孫支於晉。此五子者，不產於秦，而穆公用之，并國三十，遂霸西戎。孝公用商鞅之法，移風易俗，民以殷盛，國以富彊，百姓樂用，諸侯親服，獲楚魏之師，舉地千里。至今治彊，惠王用張儀之計，拔三川之地，西并巴蜀，北收上郡，南取漢中，包九夷。

制鄢郢。東據成皋之險。割膏腴之壤。遂散六國之從。使之西面事秦。功施到今。昭王得范雎。廢穰侯。逐華陽。強公室。杜私門。蠶食諸侯。使秦成帝業。此四君者。皆以客之功。由此觀之。客何負於秦哉。向使四君者。卻客而不納。疏士而不與。是使國無富利之實。而秦無强大之名也。今陛下致崑山之玉。有隨和之寶。垂明月之珠。服太阿之劍。乘織離之馬。建翠鳳之旗。樹靈鼉之鼓。此數寶者。秦不生一焉。而陛下說之。何也。必秦國之所生。然後可。則是夜光之璧。不飾朝廷。犀象之器。不爲玩好。鄭衛之女。不充後宮。而駿馬。騏驎。不實外廄。江南金錫。不爲用。西蜀丹青。不爲采。所以飾後宮。充下陳。娛心意。說耳目者。必出於秦。然後可。則是宛珠之簪。傅璣之珥。阿綳之衣。錦繡之飾。不進於前。而隨俗雅化。佳冶窈窕。趙女不立於側也。夫擊甕叩缶。彈箏搏髀。而歌呼嗚嗚。快耳者。真秦之聲也。鄭衛桑閒。韶虞舞象者。異國之

樂也。今棄擊甕叩缶而就鄭衛。退彈箏而取韶虞。若是者何也。快意當前。適觀而已矣。今取人則不然。不問可否。不論曲直。非秦者去。爲客者逐。然則是所重者在乎色樂珠玉。而所輕者在乎人民也。此非所以跨海內。致諸侯之術也。臣聞地廣者粟多。國大者人衆。兵強者士勇。是以泰山不讓土壤。故能成其大。河海不擇細流。故能就其深。王者不卻衆庶。故能明其德。是以地無四方。民無異國。四時充美。鬼神降福。此五帝三王之所以無敵也。今乃棄黔首以資敵國。卻賓客以業諸侯。使天下之士退而不敢西向。裹足不入秦。此所謂藉寇兵而齎盜糧也。夫物不產於秦。可寶者多。士不產於秦。願忠者衆。今逐客以資敵國。損民以益讐內。自虛而外樹怨於諸侯。求國無危不可得也。

秦會稽刻石文。

皇帝休烈平一字內德惠修長三十有七年親巡天下周覽遠方遂登會稽宣省習俗黔首齊莊羣臣誦功本原事迹追道高明秦聖臨國始定刑名顯陳舊章初平法式審別職任以立恒常六王專倍貪戾熾猛率衆自彊暴虐恣行負力而驕數動甲兵陰通問使以事合從行爲辟方內飾詐謀外來侵邊遂起禍殃義威誅之殄熄暴悖亂賊滅亡聖德廣密六合之中被澤無疆皇帝并字兼聽萬事遠近畢清運理羣物考驗事實各載其名貴賤並通善否陳前靡有隱情飾省宣義有子而嫁倍死不貞防隔內外禁止淫泆男女絜誠夫爲寄殲殺之無罪男秉義程妻爲逃嫁子不得母咸化廉清大治濯俗天下承風蒙被休經皆遵度軌和安敦勉莫不順令黔首修潔人樂同則嘉保太平後敬奉法常治無極輿舟不傾從臣誦烈請刻此石光垂休銘

李斯用筆法○

夫書之微妙。道合自然。篆籀以前。不可得而聞矣。自上古作大篆。頗行于世。但爲古遠。人多不詳。今斯刪略繁者。取其合理。參爲小篆。凡書。非但裏結流快。終藉筆力。輕健。蒙將軍恬筆經。猶自簡略。斯更修。改。望。益。于。用。矣。用筆法。先急。回。後。疾。下。鷹。望。鵬。逝。信。之。自。然。不。得。重。改。如。游。魚。得。水。景。山。興。雲。或。卷。或。舒。乍。輕。乍。重。善。思。之。此。理。可。見。矣。

乙集十終

國文課本

讀本第四冊

乙集十



# 國文課本

## 讀本第四册

### 乙集十一

#### 詩經楚辭之文

都一十首

詩經邶風柏舟。

汎彼柏舟。亦汎其流。耿耿不寐。如有隱憂。微我無酒。以敖以遊。我心匪鑿。不可以茹。亦有兄弟。不可以據。薄言往愬。逢彼之怒。我心匪石。不可轉也。我心匪席。不可卷也。威儀棣棣。不可選也。憂心悄悄。愠于羣小。覲閔既多。受侮不少。靜言思之。寤辟有標。日居月諸。胡迭而微。心之憂矣。如匪澣衣。靜言思之。不能奮飛。

詩經邶風谷風。

習習谷風。以陰以雨。黽勉同心。不宜有怒。采芣采芣。無以下體。德音莫遠。及爾同死。行道遲遲。中心有違。不遠伊迥。薄送我畿。誰謂荼苦。

其甘如薺。宴爾新昏。如兄如弟。涇以渭濁。湜湜其沚。宴爾新昏。不我屑以。毋逝我梁。毋發我笱。我躬不閱。遑恤我後。就其深矣。方之舟之。就其淺矣。泳之游之。何有何亡。黽勉求之。凡民有喪。匍匐救之。不能慙反。以我爲讎。既阻我德。賈用不售。昔育恐育鞠。及爾顛覆。既生既育。比予于毒。我有旨蓄。亦以御冬。宴爾新昏。以我御窮。有洸有潰。既詒我肄。不念昔者。伊余來暨。

詩經幽風七月。

七月流火。九月授衣。一之日觴發。二之日栗烈。無衣無褐。何以卒歲。三之日于耜。四之日舉趾。同我婦子。饁彼南畝。田峻至喜。七月流火。九月授衣。春日載陽。有鳴倉庚。女執懿筐。遵彼微行。爰求柔桑。春日遲遲。采蘩祈祈。女心傷悲。殆及公子同歸。七月流火。八月桂華。蠶月條桑。取彼斧斨。以伐遠揚。猗彼女桑。七月鳴鵙。八月載績。載玄載黃。

我朱孔陽爲公子裳。四月莠蕞。五月鳴蜩。八月其穫。十月隕穽。一之日于貉。取彼狐狸。爲公子裘。二之日其同。載纘武功。言私其縱。獻豸于公。五月斯螽動股。六月莎雞振羽。七月在野。八月在宇。九月在戶。十月蟋蟀入我牀下。穹窒熏鼠。塞向墜戶。嗟我婦子。曰爲改歲。入此室處。六月食鬱及薺。七月亨葵及菽。八月剝棗。十月穫稻。爲此春酒。以介眉壽。七月食瓜。八月斷壺。九月叔苴。采荼薪樗。食我農夫。九月築場圃。十月納禾稼。黍稷重穆。禾麻菽麥。嗟我農夫。我稼既同。上入執宮功。晝爾于茅。宵爾索綯。亟其乘屋。其始播百穀。二之日鑿冰冲冲。三之日納于凌陰。四之日其蚤。獻羔祭韭。九月肅霜。十月滌場。朋酒斯饗。日殺羔羊。躋彼公堂。稱彼兕觥。萬壽無疆。

詩經幽風鳴鴉 ○

鳴。鴉。鳴。鴉。既。取。我。子。無。毀。我。室。恩。斯。勤。斯。鬻。子。之。閔。斯。迨。天。之。未。陰。

兩徹彼桑土。綢繆牖戶。今女下民。或敢侮予。予手拮据。予所捋荼。予所蓄租。予口卒瘁。曰予未有室家。予羽譙譙。予尾脩脩。予室翹翹。風雨所漂搖。予維音嘒嘒。

詩經幽風東山。

我徂東山。惛惛不歸。我來自東。零雨其濛。我東曰歸。我心西悲。制彼裳衣。勿士行枚。蜎蜎者蠋。烝在桑野。敦彼獨宿。亦在車下。我徂東山。惛惛不歸。我來自東。零雨其濛。果臝之實。亦施于宇。伊威在室。蠨蛸在戶。町疇鹿場。熠燿宵行。亦可畏也。伊可懷也。我徂東山。惛惛不歸。我來自東。零雨其濛。鸛鳴于垤。婦歎于室。灑埽穹窒。我征聿至。有敦瓜苦。烝在栗薪。自我不見。于今三年。我徂東山。惛惛不歸。我來自東。零雨其濛。倉庚于飛。熠燿其羽。之子于歸。皇駁其馬。親結其縵。九十其儀。其新孔嘉。其舊如之何。

詩經小雅南山○

節彼南山。維石巖巖。赫赫師尹。民具爾瞻。憂心如惔。不敢戲談。國既  
卒。斬何用不監。節彼南山。有實其猗。赫赫師尹。不平謂何。天方薦瘥。  
喪亂弘多。民言無嘉。憯莫懲嗟。尹氏大師。維周之氏。秉國之均。四方  
是維。天子是毗。俾民不迷。不弔昊天。不宜空我師。弗躬弗親。庶民弗  
信。弗問弗仕。勿罔君子。式夷式已。無小人殆。瑣瑣姻亞。則無膺仕。昊  
天不傭。降此鞠誥。昊天不惠。降此大戾。君子如屈。俾民心闕。君子如  
夷。惡怒是違。不弔昊天。亂靡有定。式月斯生。俾民不寧。憂心如醒。誰  
秉國成。不自爲政。卒勞百姓。駕彼四牡。四牡項領。我瞻四方。蹙蹙靡  
所。騁方茂爾惡。相爾矛矣。既夷既懌。如相鷓矣。昊天不平。我王不寧。  
不懲其心。覆怨其正。家父作誦。以究王誥。式訛爾心。以畜萬邦。

詩經小雅正月○

正月繁霜。我心憂傷。民之訛言。亦孔之將。念我獨兮。憂心京京。哀我  
小心。瘋憂以瘁。父母生我。胡俾我瘵。不自我先。不自我後。好言自口。  
莠言自口。憂心愈愈。是以有悔。憂心惛惛。念我無祿。民之無辜。并其  
臣僕。哀我人斯。于何從祿。瞻烏爰止。于誰之屋。瞻彼中林。侯薪侯蒸。  
民今方殆。視天夢夢。既克有定。靡人弗勝。有皇上帝。伊誰云憎。謂山  
蓋卑。爲岡爲陵。民之訛言。寧莫之懲。召彼故老。訊之占夢。具曰予聖。  
誰知烏之雌雄。謂天蓋高。不敢不局。謂地蓋厚。不敢不踏。維號斯言。  
有倫有脊。哀今之人。胡爲虺蜴。瞻彼阪田。有苑其特。天之扞我。如不  
我克。彼求我則。如不我得。執我仇仇。亦不我力。心之憂矣。如或結之。  
今茲之正。胡然厲矣。燎之方揚。寧或滅之。赫赫宗周。褒姒威之。終其  
永懷。又窘陰雨。其車旣載。乃棄爾輔。載輸爾載。將伯助予。無棄爾輔。  
員于爾輻。屢顧爾僕。不輸爾載。終踰絕險。曾是不意。魚在于沼。亦匪

克樂潛雖伏矣。亦孔之炤。憂心慘慘。念國之爲虐。彼有旨酒。又有嘉殽。治比其鄰。昏姻孔云。念我獨兮。憂心慙慙。仳仳彼有。屋蔌蔌方。有穀。民今之無祿。天天是椽。哥矣富人。哀此惻獨。

詩經大雅抑○

抑抑威儀。維德之隅。人亦有言。靡哲不愚。庶人之愚。亦職維疾。哲人之愚。亦維斯戾。無競維人。四方其訓之。有覺德行。四國順之。訐謨定命。遠猶辰告。敬慎威儀。維民之則。其在于今。興迷亂于政。顛覆厥德。荒湛于酒。女雖湛樂從。弗念厥紹。罔敷求先王。克共明刑。肆皇天弗尙。如彼泉流。無淪胥以亡。夙興夜寐。灑掃廷內。維民之章。修爾車馬。弓矢戎兵。用戒戎作。用逷蠻方。質爾人民。謹爾侯度。用戒不虞。慎爾出話。敬爾威儀。無不柔嘉。白圭之玷。尚可磨也。斯言之玷。不可爲也。無易由言。無曰苟矣。莫捫朕舌。言不可逝矣。無言不讎。無德不報。惠

于明友。庶民小子。子孫繩繩。萬民靡不承。視爾友君子。輯柔爾顏。不  
遐有愆。相在爾室。尚不愧于屋漏。無曰不顯。莫予云覲。神之格思。不  
可度思。矧可射思。辟爾爲德。俾臧俾嘉。淑慎爾止。不愆于儀。不僭不  
賊。鮮不爲則。投我以桃。報之以李。彼童而角。實虹小子。桂染柔木。言  
緝之絲。溫溫恭人。維德之基。其維哲人。告之話言。順德之行。其維愚  
人。覆謂我僭。民各有心。於乎小子。未知臧否。匪手攜之。言示之事。匪  
面命之。言提其耳。借曰未知。亦既抱子。民之靡盈。誰夙知而莫成。昊  
天孔昭。我生靡樂。視爾夢夢。我心慘慘。誨爾諄諄。聽我藐藐。匪用爲  
教。覆用爲虐。借曰未知。亦聿既耄。於乎小子。告爾舊止。聽用我謀。庶  
無大悔。天方艱難。曰喪厥國。取譬不遠。昊天不忒。回遹其德。俾民大  
棘。

## 屈原九章

錄二

◎



余幼好此奇服兮。年既老而不衰。帶長鍊之陸離兮。冠切雲之崔巍。被明月兮佩寶璐。世溷濁而莫余知兮。吾方高馳而不顧。駕青虬兮。驟白螭。吾與重華游兮。瑤之圃。登崑崙兮。食玉英。與天地兮比壽。與日月兮齊光。哀南夷之莫吾知兮。且余濟乎江湖。乘鄂渚而反顧兮。歎秋冬之緒風。步余馬兮山皋。低余車兮方林。乘船船余上沅兮。齊吳榜以擊汰。船容與而不進兮。淹回水而疑滯。朝發枉渚兮。夕宿辰陽。苟余心其端直兮。雖僻遠其何傷。入溱浦余遑迴兮。迷不知吾之所如。深林杳以冥冥兮。乃猿狖之所居。山峻高以蔽日兮。下幽晦以多雨。霰雪紛其無垠兮。雲霏霏而承宇。哀吾生之無樂兮。幽獨處乎山中。吾不能變心而從俗兮。固將愁苦而終窮。接輿髡首兮。桑扈贏行。忠不必用兮。賢不必以。伍子逢殃兮。比干菹醢。與前世而皆然兮。吾又何怨乎今之人。余將董道而不豫兮。固將重昏而終身。亂曰。鸞

鳥鳳皇。日以遠兮。燕雀烏鵲。巢堂壇兮。露申辛夷。死林薄兮。腥臊並御。芳不得薄兮。陰陽易位。時不當兮。懷信佗僚。忽乎吾將行兮。

涉江

皇天之不純命兮。何百姓之震愆。民離散而相失兮。方仲春而東遷。去故鄉而就遠兮。遵江夏以流亡。出國門而軫懷兮。甲之鼃吾以行。發郢都而去閭兮。惘荒忽其焉極。楫叁揚以容與兮。哀見君而不再。得望長楸而太息兮。涕淫淫其若霰。過夏首而西浮兮。顧龍門而不見。心嬋媛而傷懷兮。眇不知其所蹠。順風波而流從兮。焉洋洋而爲客。凌陽侯之汜濫兮。忽翱翔之焉薄。心絙結而不解兮。思蹇產而不釋。將運舟而下浮兮。上洞庭而下江。去終古之所居兮。今逍遙而來東。羌靈魂之欲歸兮。何須臾而忘返。背夏浦而西思兮。哀故都之日遠。登大墳以遺望兮。聊以舒吾憂心。哀州土之平樂兮。悲江介之遺

風當陵陽之焉。至兮，森南渡之焉。如曾不知夏之爲邱兮，孰兩東行之。可蕪心不怡之長久兮，憂與愁其相接。惟郢路之迢遠兮，江與夏之不可涉。忽若不信兮，至今九年而不復。慘鬱鬱而不通兮，蹇侘傺而含感。外承歡之灼灼兮，諶不弱而難持。忠湛湛而願進兮，妒被離而。郭之彼堯舜之抗行兮，瞭杳杳其薄天。衆讒人之嫉妒兮，被以不慈之僞名。憎愠倫之修美兮，好夫人之忼慨。衆踈蹶而日進兮，美超遠而踰邁。亂曰：曼余日以流觀兮，冀一返之何時。鳥飛返故鄉兮，狐死必首邱。信非吾罪而棄逐兮，何日夜而忘之。

哀郢

乙集十一終

國文課本

讀本第四册

乙集十一

十二

# 國文課本

## 讀本第四冊

### 乙集十二

### 古代文附錄

都三首

#### 彭祖攝生養性論

神強者長。生氣強者易滅。柔弱畏威。神強也。鼓怒騁志。氣強也。凡人  
才所不至。而極思之。則志傷也。力所不勝。而極舉之。則形傷也。積憂  
不已。則魂神傷矣。積悲不已。則魄神散矣。喜怒過多。神不歸室。憎愛  
無定。神不守形。汲汲而慾。神則煩。切切所思。神則敗。久言笑。則藏腑  
傷。久坐立。則筋骨傷。寢寐失時。則肝傷。動息疲勞。則脾傷。挽弓引弩。  
則筋傷。沿高涉下。則腎傷。沈醉嘔吐。則肺傷。飽食偃臥。則氣傷。驟馬  
步走。則胃傷。喧呼詰罵。則膽傷。陰陽不交。則瘡癩生。房室不節。則勞  
瘠發。且人生一世。久遠之期。壽不過三萬日。不能一日無損傷。不能

一日不修補。徒責神之不守。體之不康。豈不難乎。是可悲矣。是以養生之法。不遠唾。不驟行。耳不極聽。目不久視。坐不至疲。臥不及極。先寒而後衣。先熱而後解。不欲甚。飢則敗氣。食誠過多。勿極渴而飲。飲誠過深。食過則癥塊成疾。飲過則痰癖結聚。氣風不欲甚。勞不欲甚。逸勿出汗。勿醉中奔驟。勿飽食走馬。勿多語。勿生澆。勿強食。肥鮮勿沐髮。後露頭。冬不欲極溫。夏不欲極涼。冬極溫而春有狂疫。夏極涼而秋有瘧痢。勿露臥。星月之下。勿饑臨屍骸之前。勿睡中搖扇。勿食。次露頭。勿衝熱而飲冰水。勿凌甚寒而逼炎鑪。勿沐浴後而迎猛風。勿汗出甚而便解衣。勿衝熱而便入冷水。淋身勿對日月及南北斗。大小便勿于星辰下。露體勿衝霜霧及嵐氣。此皆損傷藏腑。敗其神魂。五味不得偏耽。酸多傷脾。苦多傷肺。辛多傷肝。甘多傷腎。鹹多傷心。此竝應於五行。潛稟四體。其理可究矣。志士君子。深可慎焉。犯

之必不便損。久乃積成衰敗。是故心爲五藏之主。氣爲百體之使。動用以太和爲馬。通宣以玄寂爲車。關節煩勞。即偃仰導引。若不營攝養之術。不順和平之道。須臾氣衰於不竟之際。形枯於聲色之前。勞其渺渺之身。憔悴其戚戚之思。聞斯道養深可修。愼是以真人常日淡泊。不親狂蕩。而愚者縱意。未至損身。已敗其神魂。傷其魄矣。悲夫。淨飯王手書召世尊。

汝一切義成。是我親子。既厭煩惱。棄國出家。爲求無上正等正覺。已聞成道。教化衆生。思念之心。日時相續。令他人得樂。惟我苦惱。譬如大樹。因地而生。既有根苗。終望果實。汝心已遂。宜憶往願。昔者所言。若不證無上菩提寂靜之道。誓不再入迦毗羅城。大行已成。宜應啓我。乃眷屬等。

釋迦牟尼佛報波羅柰國金色女書

人苦皆從恩愛。生生當復老。老當復病。從病致死。從死至憂。哭天下  
苦者。皆從恩愛生。

乙集十二終